

公
是
集
八





公 是 集
(八)

J
17.8
1.1906

劉 啟 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彙

集 是 公
冊 八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劉 敏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上海河南路

上海河南路

平

公是集卷四十九

碑辭

萊公祠堂碑辭

上元年相國萊公以讒死南方有詔歸葬雒陽道出江陵江陵之人德公之相天下又哀其死相率迎柩公安哭以過喪大家賻奠小家斬竹揭錢幣獻之已獻因投諸路旁竹皆更生蔥菁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云遂私作祠堂以爲公歸水旱疾疫于是請命罔不響答後二十餘歲南郡太守乃告縣更作公廟以遂百姓之思昔者召伯聽訟甘棠勿伐鄒子吹律陰谷生黍全而封殖孰與斷而蕃育爲之而榮孰與感之而生惟萊公相天下生能使一物不失其所死能使枯槁復息以昭其仁以顯其神黔首戴之子孫不忘可謂靈矣乃作哀歌刻之廟碑辭曰

孰作祠堂江陵之人云孰享之萊公之神孰毀萊公朝廷不知孰譖萊公死而不歸公歸無所于汝信處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赫赫萊公爲天子忠公今旣死誰相天子

西有昆夷。北有獫狁。公乎不存。鰥寡允蠢。
織織之竹。昔惟枯莖。公惠我民。速哉青青。
誰謂公遠。我瞻在堂。顧我人斯。亦孔之明。
誰謂公遠。我瞻在竹。顧我人斯。亦孔之育。
世勿我摧。萊公之依。於斯萬年。不遐有違。

字辭

張誨字辭并序

張誨既冠。謀所以字者。劉子曰。是于禮有辭。爲之作辭。

令月吉日。既備爾儀。爰告爾儀。字爲爾傅師。

先民有言。事若莫咨。敬服勿忘。維德之基。

彼昏之陋。靡懷靡度。其告諄諄。其聽藐藐。

昔者曾子。三省厥身。傳不習乎。世以有聞。

毋曰高止。跋焉可及。毋曰深止。俛焉可汲。

信爾朋友。樂爾兄弟。聽用我謀。是無大悔。

箴

畏言箴

吾甚畏言。言可畏也。而不能默然。吾言惘惘。倡而後和。人猶以爲過。吾言繩繩。譽而不訾。人猶以爲非。非吾言之長。惟人之多忌。非吾之不能默然。而人實多言。若是者。其止乎。其已乎。其勿問而唯乎。譬之于物。其爲石不爲水乎。水之滔滔。往而不來。有陷而淵。有壅而回。有激而在山椒。曰水哉水哉。

讓箴并序

資政富公始讓樞密直學士。又讓翰林學士。又讓樞密副使。凡三讓。所讓益尊。所守益堅。粲然有古人之遺風。故作讓箴。以矯世厲俗云。

讓如何其讓。非爲名。欲先信吾道于天下。氓讓如何其讓。非爲利。欲天下之人咸信吾義。世有常患。患其欲速。枉尺直尋。卒附于辱。世有常患。患其在得。辭小受大。卒沒于直。公皆拂之。公旣述之。啓之。闢之。俾世則之。曰吾豈惡富貴。富貴惟德。人以厚己。我以厚國。時豈無人。昏夜乞憐。縱或得之。何如其賢。時豈無人。乘機射利。縱或得之。何如其智。嗟此富公。直哉優優。孰視富公。而能勿羞。孰持富公。攜手以游。昔宋考父。三命益恭。嗟此富公。千世與同。作詩載美。穆如清風。

毀箴并序

楊君某曰。人多毀子。某始作毀箴。以自警。

名乎貴階。利乎富梯。汝不人闕。而人汝疑。疑汝斯怒。怒汝斯沮。汝不見耶。而忘戒懼。戒也有道。汝毋習非。

權也有道。汝毋詭隨。隨也。傷直。毀也。適宜。非也。害勇。毀將由誰。能守而直。胡言多之恤。能潔而勇。將保汝于吉。凡毀之作。患吾不能修。如毀而益明。吾復何尤。道非不章。又以書紳。惟無忌毀。以率吾真。

銘

新律銘

律之長以立度。以軌天下。律之實以爲量。以祿四方。律之重以起權。萬物運動。律之數以治麻。四時不忒。律之聲以和樂。以詔述作。上儀之天。陽晷既同。下揆之地。八風攸從。天地是符。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神鼎銘

帝與神鼎。象天地人。赫赫神鼎。聿維國珍。光潤龍變。其德日新。是臨是定。上帝是寶。是莩是和。皇祖是禋。敷佑多福。惠于孝孫。休矣孝孫。億甯上下。幹調陰陽。茂實時夏。如鼎之和。無逆于化。休矣孝孫。羞用多福。登進俊傑。並昌方牧。如鼎之固。無覆于餗。休矣孝孫。富有多子。室家君王。是續是似。如鼎之載。無喪于土。

鄆州樂郊陳漁臺下作幽素亭銘其石柱

茅爲宇。石爲柱。幽且素哉。君子之處。石爲柱。茅爲宇。安且固哉。君子之度。

庶幾堂銘

既作此堂。名之庶幾。毋曰予小子。顏徒是睇。一簞之食。不可廢也。一瓢之水。不可棄也。飲之食之。猶吾義也。吾聞君子以身殉仁。不戚富貴而羞賤貧。或曰。顏徒易乎睇之。則是吾雖不能及。猶冀一二。游于斯息。

于斯。非夫人之爲思而誰思噫。

頌

瑞木頌并序

慶曆三年。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澧州澧陽縣男子楊修。伐道旁大樹。賣之主人。主人析以爲薪。見其中有隸書四字。曰。太平之道。字體茂美。白黑分明。如筆墨所爲者。異之。不敢蓄于家。以告太守。驗問所見百餘人。詞皆同。乃獻之天子。嗚呼。德至必有自然之符。非力所以達天命。至于白魚。赤鳥。嘉禾。之倫。皆因象推類。以知神意。非仁配天地。則不有文字顯明之告。伏羲之河圖。夏禹之洛書。與今之瑞木。皆文字顯明者也。自元昊犯邊。中國疲病。于今五年矣。天子痛士大夫勤勞在外。不忘于心。宵衣旰食。以德爲治。然則始于憂勤。終于逸樂。太平之期。將由斯道焉。天地命之。神其勗之。上下感動而文出于木。木仁也。又所以明天子之仁也。乃作頌曰。

上天之載兮。無臭無聲。眷我聖德兮。告以太平。非筆非墨兮。自然以成。我民富庶兮。天王聖明。上天之載兮。無聲無臭。眷我聖德兮。太平以告。非筆非墨兮。自然有以。我民樂康兮。天子萬壽。日出東海兮。月入西方。日月所照兮。孰爲不王。我歌且舞兮。樂我洋洋。以爲不信兮。視此靈章。

贊

商周二賢贊

劉子曰。儒者或稱殷道衰。微子抱祭器入周。紂殺比干。箕子懼。佯狂爲奴。孔子皆賢此兩人。兩人殊行而同名。總其實不然。自殷之未亂。微子諫不用。欲去。誥父師。少師曰。殷其弗或正四方。我出爲狂。自遜于荒野。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及紂殺比干。箕子諫之尤力。紂遂囚箕子而奴辱之。武王告諸侯曰。紂乃囚正士。可伐矣。武王伐紂。敗之牧野。紂自殺。武王則使人釋箕子囚。載與俱歸。而作洪範。由是言之。箕子之不死。幸耳。豈自苟全須臾者哉。然微子所以能去者。以先其未亂也。雖去猶不逾國。斯仁矣。如已亂。無爲去也。必去之。是逃也。非仁者也。

周二賢贊

劉子曰。世皆以伯夷叔齊諫武王不用。退而隱于首陽之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以至于餓死。以予攷之。不然。彼伯夷叔齊者。仁人也。愛其君如恐傷之。故矯世厲俗。達天下之大義。而不私焉。其進以道。其退以義。此孔子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也。豈若小丈夫哉。諫其君而用。則欣欣然見于色。諫其君而不用。則悻悻然見于色。終身不向國而坐也。彼所謂不食其粟者。言致爲臣而去。不在廩餼之列。是乃所謂爲餓也。安得採薇之事乎。蓋少飾者矣。自堯舜以來。高世之士。不可勝紀。然夷齊爲之首。學者皆稱之。始周之亂。鮑焦疾之。不忍食其粟。採蔬于道而食。人謂鮑焦曰。今不食其粟而食其蔬。此非焦所濟也。于是鮑焦輟蔬吐哺。立斃其處。然孔子不以爲仁。學者無稱焉。

西漢二名儒贊有序

余讀西漢書。愛董仲舒。劉向。揚雄之爲人。慕之。然仲舒好言災異。幾陷大刑。向鑄僞黃金。亦滅死論。雄仕王莽。作劇秦美新。復投閣求死。皆背于聖人之道。惑于性命之理者也。以彼三子。猶未能盡善。才難不其然歟。然其善可師。其過可警也。爲三贊以自覽焉。

仲舒先覺。承秦絕學。進退規矩。金玉其璞。發明春秋大義。以修旁及五經。博哉優優。世莫能庸。黜相諸侯。仁義所漸。易剛以柔。茫茫大道。在昔聖考。蓋有不聞。奚究奚討。主父持之。步舒詭之。嗟若先生。有以啓之。德違告休。不預世憂。著作孔多。後世是逾。嗟爾君子。克遵厥猷。

子政翼翼。簡易正直。博覽百家。以充其德。黃金之僞。智由信惑。翫邪世。身居困阨。不爲俗儒。苟取拘拘。略其威儀。忠質之符。疾邪救危。著論上書。同姓之仁。賢哉已夫。雖不三事。其文實章。以迄于今日月之光。嗟我後人。庶幾不忘。

子雲清虛。自有大度。非聖不觀。恥爲章句。擬做六經。其文孔明。隱隱欲欲。實爲雷霆。世世不遷。知命理神。胡爲投閣。劇秦美新。君子之缺。衆儒有言。蓋天絕之。亦何必然。末世之人。以道邀利。或徇耳目。得之弗愧。嗟爾君子。能勿此畏。

漢右將軍辛慶忌贊

矯矯將軍。在漢虎臣。實秉一心。以堅事君。昔有朱雲。廷刺安昌。天子震怒。懷如朝霜。將軍免冠。此生狂直。

使言而是。用之奚惑。如不可從。受之爲益。以諫殺士。羣心恫疑。後有大難。上且不知。叩頭流血。帝亦感寤。雲得不誅。將軍之故。凡人之情。悔弱畏強。惟時將軍。吐柔茹剛。衆人之智。上觀下獲。惟時將軍。犯顏抗色。將軍之功。史不絕書。將軍之節。萬世則無。漢室之衰。竟由大臣。將軍此舉。可謂知人。千歲而生。其猶比肩。有若將軍者。吾請頌焉。

三賢贊并序

丞相沂公。葬東里子產之墟。而與裴晉公鄰。鄭人以三賢者之行己。事上。養人。使民。其終始同。然則宜相近爲之作祠堂。合而享之。豈所謂尊德樂善。緇衣之遺風也歟。贊曰。

賢不常出。曠世而遇。其猶日暮。如三公者。或相一國。或相天下。善始令終。高明有融。盛德大功。時之遠也。千有餘歲。若相長弟。循迹揆心。死而不忘。孰有古今。其像于此。自鄭人始。有來仰止。嗚呼。若登高山。若浮深淵。夫又孰測焉。

伯冏敦贊有序

右二敦。得于藍田。敦者有虞氏之敦。周禮有金敦。有玉敦。玉敦以盛血。天子以盟諸侯。金敦以盛黍稷。大夫主婦以事宗廟。此金敦也。其銘曰。伯冏父作周姜寶敦。子子孫孫永寶用。伯冏蓋穆王太僕正。周畿內諸侯。食采于周者。皆周公之後。然則伯冏。周公裔孫也。贊曰。

穆王耄荒。周巡天下。祭公作招。實止王過。冏亦正僕。其僚遵度。銘器貽世。似續妣祖。載祀二千。示我懿矩。

張仲簠贊并序

右二簠得于驪山白鹿原。簠者稻梁器。其銘曰：張仲云云。張仲見于小雅。宣王臣也。所謂張仲孝友者矣。籀書奇字不能盡識。當有能辨者。贊曰：

宣治中興。方虎董征。張仲孝友。秉德輔成。或外是經。或內是承。文武師師。安有不寧。

驪山十鐘贊并序

右鐘十枚。得于驪山北原。無款識。然其制度似周器。權之。其重者十有餘斤。輕者三四斤。世無知音者。莫能名其律呂。按爾雅。鐘大者謂之鏞。中者謂之棧。小者謂之剡。然則此棧鐘也。贊曰：幽亡驪山。禮樂崩壞。宗廟爲墟。彝器用墜。禹之尙聲。追蠹而在。蓋惡之效。永世作戒。

策問

策問二首

聞唐時歲舉進士。至煩矣。然所取不過三四十人。今國家間四歲乃舉進士。至簡矣。然取之多。或至五六百人。議者甚疾此。欲放唐制。則恐賢士失職者衆。欲仍舊貫。則吏員不可勝紀。夫賢士失職者衆。則怨必興于下。吏員不可勝紀。則力必屈于上。裁此二者。宜奈何。諸生極意盡言焉。

問學者治仁義之術。皆稱孟軻。軻譏宋牼之言利也。曰：號則不可。是所慎者。莫如號也。然而軻教梁齊之君。則曰：好勇不害。好樂不害。好貨不害。好色不害。夫勇之與樂。貨之與色。足爲號乎。軻之議人甚詳。而自

公是集 卷四十九 掖間

任大略。軻不宜至此者也。試相與辨之。

公是集卷五十

文

鄆州謁廟文

維年月日起居舍人知制誥知鄆州軍州兼勸農羣牧使京東西路按撫使劉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天齊仁聖帝某受朝命來守茲土四履之內山林川澤苟民所瞻仰者皆得以禮秩祭而況岱宗乎故躬執豆籩進見廟貌神亦昭于厥誠大庇下民

鄆州禱雨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東岳天齊仁聖帝某初署政周詢民事僉曰春夏閔雨至于六月非不雨也下雨而不甚此乃春秋所記聖人所憂故祇被厥身分遣有司將以吉日丁酉乞靈于爾大神未及厥期而雨三降豈謂至誠能昭于天惟爾大神實監其衷曷敢隱神之賜使人不聞躬執祀事以彰靈德神亦顧哀下民永終厥惠

秋賽諸廟謝雨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告于某神曩者自春不雨至于夏六月毛澤將竭人力將盡神惠而福

之優之渥之長之育之爰及秋成遂以有年恭薦常事以答靈德。

謝雨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遣某官以清酌特羊之具賽禱于太一湫之神乃者天久不雨百姓恫恐用乞靈于爾有神顧哀下民鑒其至誠惠厥所求浹辰之間既優既渥既霑既足歲庶幾以登民庶幾以安吏庶幾以免責山川社稷上下之祀庶幾以無乏敢不薦陳苾芬以答明德。

禱雨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率官屬恭禱于某神曰天子憂閔元元數下詔令並遣使者則勸耕務穡亦惟是上下空匱無以供億百神之故今天弗雨毛澤竭矣大懼無以庇民事神不敢不請惟爾有神克相天子敷惠于下下民其康神以永享牲幣不敢愛罪戾不敢祈惟爾有神鑒之。

謝雨文

早氣爲虐神能已之百穀將瘁神能起之民將困于食神能濟之吏將負其殿神能庇之敢不備苾芬新潔以答靈德。

祭帝堯廟文

昔帝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然當時之民猶無能名況累千歲之後有窺至德者乎百姓區區奉事廟貌某也守土敢不進見。

舍人院爲中書作祭土地文

伏以五祀之神。莫尊中雷。三公之府。爰設種祠。今茲土氣含收。天明昌作。于國俗有賽禱之舊。願人間仰司察之靈。恭敬苾芬。肅瞻廟貌。神其鑒善。記惡佑直。糾邪毋誤。聰明永享。祈報。

告城隍土地文

某也守土之臣。方將宣布朝廷之德。惠茲黎庶。罔或不若。惟爾有神。克相其志。

祭勾芒文

今茲立春。農事將興。爰出土牛。曉寤耕耨者。惟爾有神。克相黎庶。是願是歆。無有後艱。

賽祝文

今茲風雨協序。疵癘不作。昆蟲之災。他邑頗甚。犬牙相入。不及此邦。歲以有成。人受其福。此皆神之賜也。守土何功。剖羊索豕。潔陳鼎俎。簫鼓畢具。馨香上達。以告民樂。以揚靈德。祗祗嚴嚴。無敢貳請。

蔡州秋賽祝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某神。往歲大旱。道殣相望。賴天之仁。與神之賜。風雨適時。百穀順成。民以安其居。吏以守其業。不敢忘德。恭薦苾芬。以答靈貺。以興嗣歲。

禱炭谷湫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遣節度推官王伋。以清酌時果量幣。恭禱太一湫之神。今茲仲春。農事方興。而天久

不雨。生物歉然。勾者不盡達。萌者不盡出。百姓新罹旱災。衆心惘恐。某也。上無以佐天子施德惠。下不能存鰥寡。平政刑。和氣并隔。罪戾是懼。惟南山雍州之鎮。惟神南山之靈。足以與雲致雨。紀綱天下。惠而澤之。使百穀奮興。物不疵癘。豈獨守土之吏免于罪而已。其亦俾茲下民。丕承靈德。永享無極。

禱湫文

年月日。某官某云云。恭禱于某神。歲既單矣。上者宿麥未秀。下者嘉穀未布。百姓喁喁。惟雨之望。是用乞靈于爾大神。詩不云乎。有渰淒淒。興雨祁祁。無使鰥寡重困。吏嬰其責。

二

年月日。某官某。謹率府屬。申禱于某神。某所以乞靈神湫者。以百穀闕雨也。自癸丑至己未。七日之間。而四得雨。神之貺則厚矣。然而潤澤猶不足。民心猶不寧。故復少留神輿。當滿十日。願神終賜之。俾黎民庶充其所望。永庇休祐。

三

某爲百姓祈年。恭謁神湫。自六七日至于旬時。雖常得雨而潤不足。神豈忘我民哉。殆守土之人。德薄誠淺。無以自媚于神也。雖然。百姓乏困。則將不能事神。神失百姓。亦將亡其依歸。願神有以哀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斃思。不敢淹留。以褻神貺。其亦使甘雨時至。毋困我民。

四

自春至于秋七月。凡三請雨矣。賴神之惠。罔不響答。今時禾稼被野。苗者待秀。秀者待實。而雨不降。民心喁喁。無所歸命。不敢不重以告。古人有言曰。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惟爾有神。顧哀下民。無乏常祀。

謝湫文

前日某憂旱甚。故遣從事乞靈于爾。蓋灼之也。以甲子始至。雲氣回復。載陽載陰。若有憑依。乃丁卯日。卒獲嘉澍。宿麥賴以復全。秋稼幸而就藝。豈某淺誠。能有感通。繫神之明。不忘下民。恭薦芳潔。丕昭靈德。天旱宿麥將槁。秋稼未布。太守政刑放紛。誠志淺薄。故至于此。賴神之惠。膏雨沾足。不敢久留神貺。率僚屬拜送。惟爾有神。永庇下民。

春祈諸神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某神曰。協風既至。百物奮作。故擇吉旦。以迎休祥。維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將蠲其祲災。俾無乏祀。百姓之願也。有司之幸也。不敢不告。

謁諸廟神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庶羞清酌。謁見某神。某始署政。謹循舊禮。封內之神。敢不恭事。洋洋在上。明明在側。薦此令芳。以答正直。

弔海文有序

襄賁之城。在淮上。東走大海八十里。余日夕登焉。美其壯觀。可以爲賦。而土俗無足語者。又悲前世君昏政亂。而賢者往往自放于海。恨不出于今世。使效能事職也。乃爲文弔徐衍而下四人。以舒吾懷。亦楚辭招魂之意矣。

北望滄海兮。哀逝者之如斯。陽旣赴而不反兮。襄絕世而自怡。衍沈石以信邁兮。仲連又辭貴而不爲。嗟乎。遭世不幸。賢智竄伏。寧不足以自全兮。誠恥羣乎貪俗。黃鵠之潔身而高飛兮。知廁鼠之爲辱。視九淵之潛龜兮。孰與夫太廟之孤犢。易明夷之象兮。貴于飛而欲速。四海豈其無君兮。羌異心而同欲。嗟乎。彼茫茫之窮波也。上乎無天。下乎無地。長蛟巨魚。狂搏貪噬。卉服左衽。逐臭爲類。言語不通。衣服殊制。非先王之故鄉。胡爲久安此顛顛。嗟乎。先生之意。我知之矣。上暗下塞。是非罔詔。孰若晞髮陽阿之耀。讒疾背憎。人懷其憂。孰若自放至清之流。行乎無朋。言乎無伍。孰若高蹈。與世無覩。是皆先生之心已。嗟東夷之溷濁兮。孰有慕夫先生之所爲。誠自託于聖人兮。名磨滅而無期。胡生不辰兮。曾不及今之世也。寬賢容衆兮。得夫子之志也。禮樂明備兮。大人位也。胡今之望兮。古反棄也。嗚呼。遠哉兮。是可哀也。夫子之魄兮。儻還來也。

禱廟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再拜禱于天齊仁聖帝之神曰。聞之于經。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惟泰山爾。今也天久不雨。江漢之間。十二都之地。方數千里。黍稷枯槁。百姓顛顛。無所控語。執事之臣。是

以爲憂。神苟卹而安之。猶反手也。生物將絕。而神濟之。是非仁乎。濟物不窮。配天之明。是非聖乎。則豈獨顯顯者。鼓舞靈德。終歲而已。是明經之言也。雖亘萬世。可信而不可誣也。敢告。

揚州賽廟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城隍之神。乃十二月晦。某以自冬無雪。愆陽爲災。大恐害歲事。以乏上下之祀。用乞靈于爾有神。惟爾有神。實鑒厥衷。其夕雨雪。若響之答。益之以霽霖。旣優旣渥。旣霑旣足。小大欣欣。罔不逸豫。謹擇良日。薦此苾芬。以報靈德。示人不欺。

弔二岳生文并序

今年有紹州郡皆立學。乃命處士有不學。者勿舉之。其受學者吏爲設員程。日夜不休。有疾病慶弔。輒書其日。爲後按視。當償之滿日。如律令。乃可舉。岳有兩生。自下邑辭其親而來。爲博士弟子。旣久告歸。當渡洞庭。時方大風。不可渡。兩生畏失期。而吏黜之。遂渡溺死。予悲其意。而弔之。其文曰。

蓋君子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所以爲孝也。彼洞庭之天險兮。夫何二子之乘舟。路幽昧以不顧兮。委死生其若浮。自古皆有死兮。獨失乎江流。意有所恨兮。而曾不得其由。魂放蕩而無歸兮。骨沈潛而不收。父母悲于堂上兮。妻子號乎中洲。諒行險之來患兮。信徼幸之爲尤。且使子而無學兮。又安得此之憂。是以君子溺名。小人死利。夸者沒權。貪夫踣勢。豈獨二子兮。又吾以悲于今之世。競進之爲悅兮。靜退之爲愚。干

祿之爲敏兮。守節之爲迂。一世之皆然兮。固若人以喪軀。昔重華之事叟兮。躬秉耒乎歷山之下。受帝禪之不喜兮。夫孰欣于進取。乘沅湘以南征兮。吾知重華之絕汝。生汎汎而無名兮。死慄慄而終古。故君子審乎自得。安乎幽貞。道德爲爵。仁義爲榮。不以貴故學問。不以賤故自輕。悠悠兮江波。奈何乎二生。

祭梅聖俞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聖俞二十五兄之靈曰。乃者鄰幾病革。君問之。退而過我。相對咨嗟。我視君色異于他時。自爲君診。勸君從醫。君雖我信。其中猶疑。明日大變。四方來賀。奉觴上壽。戎客在坐。百辟相趨。敢或私臥。賜食上前。謹懼已過。疾果大作。仆不能起。俗醫控搏。以表爲裏。中涓外乾。翁翁如燬。勢一大跌。不得中止。俯仰晨夕。遂有生死。痛駭驚呼。曷云能已。孰云旬日。殺二賢士。嗚呼哀哉。物固有生。生固有命。豈曰吾子。獨天其性。君之文學。信于友朋。君之孝友。鄉黨是稱。仕不過庸。壽不百齡。一至于此。何其不平。喪還故鄉。義從此訣。哭送道周。情豈能絕。

祭觀文吳左丞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觀文殿學士左丞吳公之靈曰。嗚呼。德不蚤服。譽不素聞。雖富且貴。其猶浮雲。公起布衣。望重一時。鱗躍翰飛。邈不可追。迺謀帷幄。廼和鼎飪。深識遠策。四方爰稟。曰剛曰柔。奚吐奚茹。上弼下爭。匪躬之故。謝劇就簡。以德偃藩。所居而治。小大晏然。帝曰徽猷。惟汝予宜。汝撫朕師。于時西遷。功業未究。以疾去位。天又奪之人。其殄瘁。公昔臨蔡。某備府屬。忘勢與年。分逾骨肉。意氣之感。

豈獨知音。柱石頹矣。行道隕心。陳此薄奠。爰申我辭。公歸不復。云何其悲。

祭天章許待制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天章閣待制許公之靈曰。嗚呼。惟公孝友。克施其親。強力自喜。敏于事君。進退不懈。赫然而聞。始命漕輸。西給京師。足食與兵。外禦四夷。十有二年。積焉如坻。功勞位尊。名優望充。上意攸屬。宜在崇近。公讓莫居。自請治郡。淮南朞月。亦既有成。改命浙東。肅然治聲。亟以疾聞。歸居海陵。天不可問。道不可豫。孰是人斯。至于大故。自古有死。于公爲遽。昔我先人。薦公于朝。意氣之感。期以後凋。公今永歸。孔音昭昭。陳此苾芬。以寫我誠。莫哭于堂。莫弔于庭。魂也不亡。庶幾自聽。

祭崔侍郎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以肴酒果蔬。祭奠于故刑部侍郎致仕崔公之柩曰。少壯從官。耆艾歸政。善始令終。君子之慶。公旣蹈焉。猶有不幸。擗子弄孫。采組光輝。築室肆耕。阡陌東西。可以佚老。不能耄期。歌也于斯。哭也于斯。九原無憾。鄉黨實悲。昔備外廷。從公步武。今守京兆。接公壤土。一日之雅。忽焉千古。春秋善鄰。義不薄死。申薦令芳。以告惻楚。

告伯父殯文

古者庶人之喪。鄰里執事。其在士夫。千里赴義。及其送葬。塗潦毋避。焉有至親。而或不至。某獨不幸。受命典城。戎馬是司。匍匐不能。不哭于堂。不祖于庭。窆不復土。虞不奉牲。回望萬里。悲號失聲。門外之治。王命

實行蓋古亦云。不卽人情。於奠陳詞。以昭哀誠。

江休復祭文

嗚呼。當今之時。學不爲人。仕不期通。養不恥貧。吾于鄰幾。獨謂得之。何辜于天。而至于斯。嗚呼哀哉。君始遭疾。物不甚治。固曰吾命。將有所制。笑語作書。命子後事。其處壽夭。可謂不貳。某之得交。從蔡汝南。待我忘年。不恥不堪。直諒多聞。所益者三十有餘年。若青依藍。亦有出處。東西南北。意氣之合。常若在側。亦有毀譽。蒼蠅紅紫。議論之同。流言以止。君今永歸。使我從誰。伐木之感。悽其孔悲。酌酒陳肴。敝心以詞。平生之歡。從此而違。嗚呼哀哉。

胡因甫哀辭

冥冥上天。固愛賢歟。賢者則死。何其偏歟。生殺予奪。豈無權歟。宜淑而罰。獨不可遷歟。謂物有其數。其又信然歟。莫重乎生。莫全乎壽。莫美乎貴。莫厚乎富人。或逢之子。獨大謬。鬼神虛無。誰執其咎。終孝且慈。有志不就。惟彼悻悻。令妻壽母。是故悲莫悲于失志。禍莫禍于天生。痛莫痛于不嗣。惜莫惜于喪情。子皆羅之。終身不平。嗚呼哀哉。是可奈何。雖有神知。亦安以爲。

公是集卷五十一

家傳

先祖磨勘府君家傳

劉氏之先出楚元王。世爲彭城人。西晉末。避兵亂。遷江南。其後又遷廬陵。世次皆不明。不可得而知。然猶以彭城爲望。自廬陵遷新喻者。曰遜。遜生超。超生達。達生璵。璵贈大理評事。凡四世。自唐末更五代。頗假版仕州郡。而未嘗有顯者。評事生禮部尙書諱式。字叔度。少有志操。好學問。不事生產。年十八九。辭家居廬山。假書以讀。治左氏、公羊、穀梁、春秋。旁出入他經。積五六年不歸。其業益精。是時天下大亂。江南雖偏霸。然文獻獨存。得唐遺風。禮部取士。難其人甚。叔度以明經舉第一。同時無預選者。由是江南文儒大臣。自張洎、徐鉉。皆稱譽之。調廬陵尉。太祖平江南。叔度隨衆入朝。見于殿下。黨類數十人。上一一親閱。視察門。皆罷遣。獨叔度拜商水尉。遷絳州推官。又遷鴻臚寺丞。監潭州茶場。改大理寺丞。歲終奏課。倍前人。太宗善之。立召還。對語便殿。改贊善大夫。復出知利豐監。是時初得并州。又絕契丹和親。誅靈夏叛族。邊費多。有司不能給。頗以擾民。叔度通輕重。以謂此非長久之利。因奏曰。唐虞至治。懋遷化居。所以調有餘不足。便民贍國。臣前在潭州。見積茶成山。或不能泄。歲久則皆焚棄。今利豐監積鹽復益多。有司無術以御。

之。但坐守視之耳。國家據山海之源而不能。用邊寇小警。蒐敵補敗。輒以勞民。至上下空匱。甚非計也。臣請通茶鹽之利。被之河北關中。國可益賦而財用足。上異其言。卽以驛召入。問計策。語合意。因留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銀魚。自唐歷五代。天下分裂百餘歲矣。吳蜀交益。荆晉閩越。大者稱帝。小者稱王。其財賦自入不統。天子有司及太祖受禪。十餘年間。吳蜀交益諸國。稍誅降。太宗卽位。閩越請吏入朝。又定并州。則天平始一統矣。四方財賦一歸三司。文籍相乘。會計不分明。吏因爲奸。主者無由知。叔度建請增置主轄等司。以參校出入。天子從之。吏欺誣。毫毛必察。至今以爲便。轉祕書丞。淳化中。高麗絕契丹自歸。天子方事取幽州。嘉其識去就。厚答其使。因欲結其心。斷敵肩臂。使叔度往諭。指王以下郊迎。叔度美秀明辯。進退有規矩。望見者皆心服。先是高麗大旱。及使者授館。澍雨尺餘。國中大喜。事漢使愈謹。自陳國小齒下。願執子弟禮。叔度不許。然所賂遺甚厚。叔度亦爲之納。還朝封上。天子善之。高麗通中國自此始也。轉太常博士。領舊職。前後以職事利害議于上前。及所施行。天下以爲便者。不可勝紀。奏對明簡。天子聽之。率常數刻居磨勘之職。十餘年。後兼三部勾院條領。益精明。朝廷言輕重者。皆自以不及。故天下稱之。劉磨勘云。改工部員外郎。賜紫章服。天下令閣門。使擇善犀帶以賜。其見遇如此。眞宗卽位。例轉刑部。初。李維清爲鹽鐵。使其女婿盜用官錢數十萬。吏畏維清。不敢劾。叔度發舉其事。維清坐黜。維清由是怨。而三司貪猾吏以欺枉爲生。疾叔度禁其業。亦皆怨。常狙伺欲塗陷之。太宗察其情。每坐朝。輒衆稱其材。故毀不得入。太宗崩。眞宗在諒闇。吏因此告叔度事。時維清爲御史中丞典治。欲深致其文。而吏所告皆虛。反

坐維清愈怒。叔度既辨即出。視事如他日。維清乃諷吏劾以不俟詔入朝免官。其年卒。年四十有九。叔度尚名檢。好賓客。所交游皆一時名人。徐鉉、張昞、陳省華、楊億之徒。雖年輩先後。待之各盡其意。億與石中立爲獨拜牀下。其見推如此。初太宗好書。集祕府古書。模其筆迹。自倉頡史籀下至隋唐君臣以書名世者。爲古今法帖。朝廷宿儒鉅賢。輒以賜之。非其人。雖宰相終不得。而賜叔度獨六十軸。當世以爲榮。自叔度沒。四十年間。諸子皆仕于朝。每上郊籍田。輒以赦令追寵其親。以至今。贈禮部尚書。

行狀

宋故推忠佐理功臣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贈尚書左僕射王公行狀。

公諱堯臣。字伯庸。其先太原祈人。六世祖爲輝州刺史。唐季兵亂。遂家焉。今單州碭山是也。後徙居宋虞城。公祖府君。事親以孝聞。其爲政興利除害。多陰德。嘗言曰。我世當有顯者。及公生。愛之曰。此兒庶幾成吾言。公舉進士。天子程其文。爲天下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年二十五矣。天聖八年。召試翰林。改著作郎。直集賢院。公考以事左官于蔡。公亦請知光州。以便親。遷右正言。是歲大饑。百姓不能忍死。羣輩望屋而食。或抵極法。公建言。宜依荒政弛刑。以全安細民。朝廷用其議。丁外艱去職。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賜緋衣銀魚。又遷右司諫。郭后廢死。議者不一。而宦官閹文應方強用事。公請獄治侍醫左右無狀者。爲

朝廷除謗釋疑。事雖不行。物論多之。后猶在殯。有司張燈合樂。飭供帳望幸。乘輿臨當出。公又言。前以詔復郭氏位號。則后禮不可闕。觀燈非禮之急。毋使天下有間言者。天子從之。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寶元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改尙書六部員外郎。知審官院。元昊畔。西鄙宿兵。公爲體量安撫使。將行。言曰。故事。使者所至。輒稱詔存問。官吏將校而初不及百姓。自兵興三年矣。政煩賦重。小大彫敝。今攻守未決。宜因使者之出。致勞來之意。許以賊平。蠲其租二年。則人人致力而忘死矣。朝廷嘉其意。以敕榜付公。是時賊馬出入鎮戎環州間。官軍數不利。士氣傷沮。公按其地形。易置將校。調率民力。皆因事授宜。先行而後閉。百姓便之。還。又言。陝西兵亡慮二十萬。分屯田路。不足自守。賊嘗二戰三勝者。由以十當一也。臣視地形。涇原最可憂。請益兵萬人屯涇州。二萬屯涇州。渭足以制山外。涇足以控關中。則賊不敢送死矣。不然。臣恐其乘虛復來。潰決必甚。又薦狄青。王信。种世衡。劉昭孫等三十餘人。可將帥。先是好水之戰。韓丞相爲招討副使。以偏裨失律。左遷知秦州。而范文正公經略延州。亦坐移檄讓元昊。不先聞。謫守耀州。公至。爲上分別兩人忠義智勇。可大任。不當以纖芥爲進退。失士大夫心。與宰相意。迂持其議。久之未卽行。明年九月。賊果如公策。自鎮戎原州以入。敗葛懷敏之師數十萬衆。乘勝掠平涼。擊潘原。關西響震。自邠涇已東。皆閉壁自守。于是范文正公帥慶州之衆以出。身自當賊衝。賊由此不敢深入。而議者乃以前公言之是。復以韓范爲招討使。置府于涇州。益屯兵三萬人。而使公乘傳安撫涇原。還奏曰。陛下以邊事屬仲淹等。而盛其備涇原。誠得制勝之要。賊必不敢

動矣。然軍貴神速。不容呼吸。願委以便宜。毋令中覆。上爲許用其言。凡公再奉使。皆喪敗之後。所籌畫施爲。便兵益民。以利易害。成全勝之策者。大體若此。其細不可勝紀。廢函谷關。示以不外拒。西土懷之。罷涇原五州營田。益置弓箭手。築德順軍。張形勢之制。省冗官。黜無功。事爲之慮。皆極其當。賊于此止。不爲寇。其明年。因乞降矣。初。曹瑋守渭州。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寨。募弓箭手。給田二頃。教以耕戰。使自爲守。其後將帥親視之不善。又稍侵奪之。人人怨怒。有言德勝寨將姚貴材勇。爲衆所伏。遂逼以閉城畔。公適使還。過之。知貴素忠。其畔未能固。立自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死生。貴恐懼畏服。卽日將其衆開門出降。公復爲申明約束。使可繼守如曹瑋之舊而去。明年。加戶部郎中。權三司使。既拜。請自擇僚屬。許之。以張昱之。杜杞等十五六人爲副使判官。天下稱其材。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言。取民間房錢十之三。以助軍費。事下三司。公持不許。永和密使人致意曰。公能行此。則大用矣。明日入見。具爲上言。因曰。此衰世之事。非平時可行。且召怨而攜民。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也。上以爲然。而度支副使林滌畏永和勢。助之說甚力。公廷奏黜滌。議乃定。川峽轉運司奏乞增鹽井錢。歲十餘萬緡。公固不從。上問其說。對曰。兩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此困。朝廷旣未有以恤之。而又牟厚利焉。是重困也。雖小有益。將必大損矣。上善其對。公之行己謀國。論議向正。不可回以利。類若此。其治大計。以知盈虛爲急。有所調發。常先事因利。不暴中于民。故能殖其財。而簿書謹詳。吏亦不得欺。自前使姚仲孫借內藏錢數百萬緡。久不能償。公居三年。悉按籍償其負。而軍國之費猶沛然有餘。以母老。求解要劇。六年正月。拜承旨歸院兼端明殿學士。

充羣牧使。明年丁內艱。皇祐初免喪。還翰林。遷諫議大夫。上祀明堂。加給事中。受詔與陳旭等議茶法。當時頗言其便。三年九月拜樞密副使。儂智高反。殘十餘郡。遂圍廣州。公按舊事及地形利害。調兵遣將。上常是之。賊平。公策爲多。又奏請略準唐制。分桂、廣、潭、宜、邕爲五管。重募土人。增澄海忠敢等兵。以省京師遣戍之煩。邊備益謹。而衛兵以不耗減。至今便之。樞府雖本兵。然自中人宦官醫工伶師嬖習近戚之進。退除用皆屬焉。公在位六年。持法守正。以身當天下之務。濫恩倖請。一皆抑損。教坊樂工不得補班行。中人非有功。不以爲三路鈐轄。內侍兩省。非年五十無贓私。不以爲押班。與繕土木之勞。不以官爲賞班行。百司失職之人。其傷財而害民。必再赦。乃得用敍。法皆定律令。天子深倚賴焉。而倖進者用此怨公。至爲飛書以中傷之。上察其情不疑。而購爲書者甚急。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張堯佐以女寵進。至是復有旨。以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曰。堯佐未嘗出京城。無功勞。不可假以相位。由此罷。三年。進拜吏部侍郎。八月二十日。薨于位。享年五十六。公爲人雅厚信重。以誠接物。不修矯飾。抗厲之譽。士大夫以君子長者歸之。其與同列議事。必依于正。時有不合。反覆劇切。止于當而已。不以獨見爲奇。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衆。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將薨。呼其弟純臣。口授遺奏。大旨以宗廟至重。根本未立爲憂。天子加愍惻焉。親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以左僕射印綬。明年某月。葬未城縣敦孝原。公凡所履歷典爲具是矣。至他所領審刑院尙書省之類甚衆。及累階勳。開國號功臣。又加以例進。故弗論也。娶丁氏。封安康郡夫人。三子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嫁試校書郎戚師道。早卒。

次在室。公本以文學進。至爲侍從。典詔誥者十有餘年。其文貴體不貴奇也。有集五十卷。藏于家。愛樂士大夫。稱爲知人。所薦拔初若不審。其後多赫然有聞。嘗薦彭思永爲侍御史。首奏抑張堯佐不得爲二府。朝廷稱之。右謹條僕射公世胄。官簿行事如右。請牒太常議所。蓋及乞銘于立言之君子。以誌其墓。伏惟加詳擇焉。謹狀。

王開府行狀

維王氏得姓于周靈王之子晉。晉旣仙去。而世人指其族曰王家。其後翦以秦將顯。東漢有處士霸。霸生孫甲。徙居于祁。自是太原王爲著姓。元魏時固爲廣陽侯。侯二子神念。神感。神念避亂南奔梁。神感北事齊。而其家故處宋鄭間。子孫蕃盛。至丕又徙開封。陳留之通許鎮。鎮後爲咸平縣。今爲開封咸平人者。公之高祖也。世以貴雄。曾祖太師公。祖中令公。皆好義。周急。畜德不顯。至考韓國公。仕爲江寧。句容縣令。後以公貴。贈皆太師。封大國。追封曾祖妣李氏。義寧郡太夫人。祖妣張氏。同昌郡太夫人。妣張氏。同昌郡太夫人。趙氏。會寧郡太夫人。李氏。吳興郡太夫人。公。吳興出也。少奇警。力學能文詞。天聖八年。舉進士。仁宗廷試。以爲天下第一。時年十九。拜將作監丞。同判懷州。改潁州。以吳興憂去官。繼丁韓國公憂。居喪摧棘。杖乃能起。景祐二年。服除。改祕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建言朝享太廟。祝文著后姓。非是。請止。以謚別之。廢后郭氏卒。詔葬以后禮。旣啟。鼓。天子以上元御樓觀燈。公以謂春秋。晉大夫智悼子卒。未葬。公燕于寢。杜黃諫止之。君子臣義。且若此。矧后生雖見貶。而死被尊禮。宜有恩也。請罷元夕燈。燕。俟十七日遣奠。仍

禁土庶聲樂。三年充三司鹽鐵判官。賜緋銀魚袋。五年權同修起居注。轉右正言。寶元二年。知制誥。充北朝正旦國信使。明年賜三品服。判太常禮院。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同知審官院。當三班院。公言廣南幅員千里。鄰挾蠻獫。而節制所總。止桂廣二州。邊阻勢離。蠻或窺犯。緩急不及事。請倣唐制。以東路之廣潮。西路之桂容。分五管。以密援。疏上不報。其後十年。儂智高陷廣州。又二十年。李正德陷邕廉。欽。于是人思公言而服其識。明年充益梓路體量安撫使。是時兩川荒饑。公私凋殘。既至。奏獨逋負。闕官吏良否。多所進紂之人。大慰說。蜀郡媪某氏。多貲無子。一孫才數歲。媪意以貲厚其弟。願難于其婦。乃詣郡誣婦不善撫吾孫。願出之獄。具公至。立姑婦于庭。置兒其間。兒急趨母。公曰。豈不善育也。媪伏誣狀。又里民孫氏。產刀鉅萬。死而子幼。其妻念門戶事。請其兄經理之。嫉者或告其畜禁物。州用坐長法。以徒當其兄。且誣其妻不睦于夫。常祀神呪詛。將以義絕出之。公曰。良人已歿。而妻以罪出。甥家犯禁。而舅爲共犯。非禮律意。聞見所無。皆奏正之。二事蜀人夸以爲神明。未還。拜翰林學士。慶歷元年。知審官院。明年同知貢舉。契丹之盜邊。常爲塘水所限。是年春。其使劉六符謂館伴賈文元公曰。南朝塘濼。何爲者也。一葦可杭。投箠可平。不然。決其隄。十萬土囊。遂可路矣。時言事者。亦請涸其地。耕以養兵。仁宗以問。公對曰。兵事尙詭。彼誠有術。不應以語敵。此六符夸言耳。設險爲國。先王所不可以已。而祖宗之所以限敵騎也。仁宗深然之。其後神宗復嘗問之。公對如是。神宗曰。正朕志也。是北敵以王師問罪元昊。故謀爲牽撓。勒兵境上。使六符爲不可得之求耳。七月。富文忠公再報聘。既行。繼有詔。附文忠以賜六符。文忠疑國書與政。

府口宣及詔語或參差。至中路啓書果異。遂倍道馳還。叩閣門請對。公方攷試後殿。仁宗急召諭之曰。毋須同列往。獨視之。公歸院。與文忠議。一夕易其書詔。大要以強中國絕後日牽制爲意。前此敵書有太宗皇帝于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之語。一時莫知所答。公獨請問曰。臣知其故。因奏書云。太宗嘗駕并郊。匪謀燕壘。于是貴國刺梅里。求致書行在。而反潛假其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仁宗喜曰。乃自有本末。諭執政曰。非王某該詳故事。殆無詞也。十月。敵泛遣蕭階來議事。公實館伴。階因請爲我禁元昊犯邊。而指在求賂。是時朝廷亦已厭兵矣。及階行。燕于班荆。始詔公許階。誠能約束元昊。則當班師。可錄詔語付階。公以詔書予之。使常得持以邀我。非便。但詳諭階而已。還奏之。仁宗善之。曰。唐之回鶻恃功。王室難制。幾有之也。轉起居舍人。十二月。知開封府。踰日。都城肅然。明年。上元。故事。籍嘗爲盜惡少。每至是。拘之獄。公呼諭遣之曰。倘更爲官得盜。當除爾籍。皆拜而去。五夜無驚。三月。以諫議大夫拜御史中丞。李用和以元舅除宣徽使。意不滿。不謝。居數日。除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言杜審瓊。太祖太宗舅。事兩朝有勞。然終不至宣徽使。祖宗所以保后家也。用和無功貪驕。而陛下名器聽其所欲。恐非所以全安之。欲報母后。厚賜之可也。兼判國子監。請闢錫慶院。以廣學宮。因請車駕視學。夏文莊公經略西師。久無功。移疾歸淮西。未幾召爲樞密使。公言竦無忠諒之節。專爲身謀。當要重之。任不深。惟報効。而以疾爲辭。今遽擢起。是避事爲得計也。無以厲世。又入對。極論之。而仁宗未省。遽起。公引帝裾。畢其說。遂罷竦。石介作慶厯聖德詩。所頌一事也。蘇舜欽子美監進奏院。鬻故牘。得緡錢數千。夜

召朋友宴集。客或爲傲歌。有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云者。公彈劾之。遂坐黜。又言中書樞密院總天下機務。職分不明。執政之臣。勞而無功。日五鼓。趨待漏院。閱文書。以待陞奏。退集議。歸近已午。數刻之間。占書施行未既。已逼再集。講明日事矣。酬酢有不逮。何暇安危遠慮哉。古所謂三公坐而論道。作而行之謂士。士大夫則繁簡固有節奏。請以今事細例。孰者歸之。有司。仁宗旣用公之議。升章獻明肅章懿章惠皇后。祔于眞宗廟室。因言藝祖孝章皇后。嘗正位號而祀別室。非是。亦請升配。時不見用。至元豐中。卒如公議。李良臣陷于敵。數年來歸。議增六室。復閣門故職。公言良臣雖能終自拔。前不死戰爲賊俘。實有罪。今加賞敘。無以示後。李廣漢名將。陷匈奴得還。議當斬。贖爲庶人。蘇武不屈節。白首歸漢。才得典屬國。古之馭將法。義如此。良臣宜待後效。與國僧紹宗鐵鑄象。妄言災福。惑衆聚財。士女傾赴之。以金銀器飾投諸冶中。貴人督作宮掖出賃佐之。公以爲西師宿邊。而財費于不急。勸士心起民怨。詔立還中使禁止之。又言四月朔。太陽當虧。經典所忌。請罷游幸西苑。諸后旣升祔。賜羣臣帛有差。以公由翰林學士遷。特命倍賜。與學士等。公曰。不敢以臣廢法。屢敦諭。訖不受。天章閣待制滕宗諒帥慶州。以邊事用度無藝。軍費幾屈。公累疏之。遂宗諒岳州。五年。官伴北朝回謝使。六年春。復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公言太祖時兵十二萬。太宗時十八萬。章聖時四十萬。今遂倍之。兵在精不在衆。冗數坐食。非計也。三司雖總財用大計。而事實在外。請太原大名永興帥臣各帶計置一路糧草。是冬請補外。改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亳州。改鄆州。明年三月。轉給事中。七月。移澶州。明年。拜尙書禮部侍郎。坐舉張得一罷。

職。是年河朔大水。民流亡。朝廷分河北爲四路。冬置帥。公以本官充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至則爲方略振哺。全活甚衆。皇祐元年春。復兩學士。五月。充永興路都部署兼安撫使。知永興軍。七月。改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十一月。轉戶部侍郎。河東安撫使。知并州。兼本路計置糧草。四年。還朝。知審官院。充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判太常寺。公在經筵。每進讀。必以古義反復勸上。以傳當世之事。仁宗于邇英閣置太原經書草。願曰。宮中每閱此。卿亦知其說乎。公具對本末。因曰。願垂意六經正史。此非帝王所宜學。翌日。已徹去。五年。知貢舉。至和元年。充三司使。充回謝北朝國信使。見敵主于混同江。敵每歲春。帳于水上。置晏釣魚。惟貴族近臣預。一歲盛禮在此。每得魚。必親酌勸公。又親鼓琵琶以侑之。謂其相劉六符曰。南朝少年狀元入翰林十五年矣。吾故厚之。使還。除宣徽北院使。言者以公是行。遇正旦。使宋選于靴淀。選與敵使爭不直。公實與會。卽改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嘉祐二年。移秦州。羌族瞎藥木征。隴巖囉。連衡更出。歲爲邊患。公以威信誘服。皆請吏修貢。西境無事。知河南府。知定州。八年。英宗卽位。拜兵部尙書。治平二年。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京師大水。公上治平政鑒十篇。大概謂宜寅天尊祖。慎威福。判眞邪。愛民肅兵。以答天誠。神宗卽位。拜太子少保。遣中使李舜舉詔曰。卿曾獻忠先朝。今宜有輔不逮者。公約政鑒之義。上聖政備覽十篇。明年。檢校太傅。宣徽北院使。再任。熙寧初。西邊久無事。而疆吏產謀造端。公極陳所以綏懷之者。夏人果使橫山族殺保安守將楊定。繼遣使以其主諒祚訃至。公請選勇辯士詰取害定者。羌果送之。戮于境上。而受其使。未幾。邊將又遣兵攻羌境。羌復犯我慶州。我亦取其蒙古城。公知邊患未有艾也。

復上疏言章聖得潘羅支而繼遷之患息。仁宗得明廝囉而元昊衰。今橫山五族與吐蕃董毡等衆族。世受王命。今宜以恩信深結之。可得其用。是夷狄攻夷狄之道也。又請按求唐韋堅裴耀卿水運。以實關中。唐引粟江淮爲回遠。今可漕太倉粟。則比唐爲易。其言道路甚悉。常因日蝕。上天下形勢。憂勤啓聖。爲政先後三論。召還。有大臣語公曰。今大新百度。能少默。當進矣。公謝曰。士固欲得位以行其志。然未聞枉志以求位也。遂論新政。謂青苗助役。皆縣官漁利。謂諸役法困民。惟衙前籍上米石使相助。若可行。以代吏祿。然是竭良民以養浮浪。公于是不得留京師。去留守南都。四年。判河陽。五年。再判河南府。八年。還朝。兼中太一宮使。言今天下兵分隸。所謂三十六將。臣觀其人。皆鬪將而已。倉猝當悞事。又言國馬大事。監牧不可廢。交趾襲邕管罪不可赦。宜募兵江湖。使習風土。便器械。賦芻糧于荆閩。則無勞費。公懇求閒退。章八上。元豐元年。檢校太尉南院宣徽西太一宮使。賜金方團帶。先塋得置寺。皆異禮也。歸居洛陽。面辭陳天下利害。有人所難言者。自執政而下。侍從館閣士大夫。皆爲詩以美其行。三年。彗出西方。詔求直言。公上疏。大要以愛民省事爲本。願振滯淹。伸冤枉。蠲逋負。秋大享明堂。詔入陪祠。旣畢事。召對曰。北門常須舊德而卿故治也。當再勞臥鎮之。又屈指數曰。某年召卿歸矣。時三路籍民爲保甲。下戶皆不免。日聚教之。提舉官禁令苛急。河北保甲。往往爲盜賊。百十爲羣。州縣不敢以聞。公極論其弊。謂非止困其財力。害其農業。所以使爲不良者。法驅之也。將忍浸淫爲大盜。可憂。願蠲裁下戶。于是主者指公沮法異國論。公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章入不已。天子始悟保甲之爲盜也。六年三月。拜安武軍節度使。再任。八年三月。

今上卽位。拜彰德軍節度使。公再至魏。前後求退。章累上不許。七月。寢疾。詔遣中使挾國醫臨視。二十三日。薨于府第之正寢。訃聞。兩宮驚悼。遣使慰卹。賜予甚厚。又朝中貴人護喪歸洛。以開府儀同三司告其第。公儀觀端秀。動容步武。皆有規度。語韻如鐘。于書無所不觀。博雜涵茹。而折衷于孔氏。爲文章渾厚清偉。尤長于比事。儼辭。平生奏章。皆自爲之。至老不以屬人。對賓客。喜清談。論文誦講。古人詞章及國朝典故。少遺天下無事。仁宗嚮意經術。獎用文學士。公翺翔出入。論思謀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指切權近。發明時政。無回隱。侃侃諤諤。白首逾壯。故逮事四朝。多見納用。而眷遇深渥。在朝廷清塗要地。踐履周遍。外之名都大鎮。多再至者。所至。首訪民所同患。所同欲。廢舉之專。以愷悌之情。與人休息。人是以安樂之。去而思之深也。兩蜀魏定。皆立生祠。士大夫皆曰。王公之志。雖不得坐廟堂行之。然內外五十餘年。凡詔告于上。設施于外。其及物者蓋多矣。累典貢舉。遇士有大體。號爲得人。公少喜道家說。其于頤生練氣。蓋有自得之者。故年益高。神明益彊。臨終。且索筆草奏。求輿疾歸洛。奏成而目瞑。詞氣不亂。或泣于傍。猶搖手止之。兄弟十人。從子孫衆多。以公官以公嫁者數十人。疎族寒士。有謁必厚之。薨之日。橐無餘貲。而孫猶未有官者。公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之女。追封平樂妹。今封和義郡夫人。子男七人。未名而卒者四人。仕而卒者二人。曰正甫。奉議郎。曰端甫。大理評事。次曰晉明。今爲承奉郎。女八人。在室而卒者三人。嫁朝議大夫程詞恭。朝奉郎任公裕。孫亞卿。而卒者三人。今二人之壻。曰節度推官石崇彝。宣德郎呂希亞。孫男七人。秉文。景文。並承務郎。敏文。尙幼。餘早卒。女二人。曾孫男女三人。公所著內制外。

制集各五卷。奏議十卷。文集七十卷。王氏世葬開封府開封縣之蘇村。至公始葬其考翰國公于尉氏縣之柏子岡。今又卜之地。得于河南府河縣教忠鄉府下里。而日得公薨之年十二月之甲申吉。乃葬公焉。公舊名拱壽。唱第日。仁宗面賜今名。謹具公世系官事始終。上尙書省。移于太常。告于太史氏。謹狀。

先考益州府君行狀

公諱某。字某。世居江南之臨江。而望彭城。曾祖某。祖某。避五代亂。皆隱居不出。考諱某。入朝廷。仕至工部員外郎。沒。因葬京師。累贈禮部尙書。國史自有傳。公于尙書爲中子。生十三歲。則丁尙書憂。哭泣毀墓。過于成人。及雖免喪。哀至則慟哭。聞者皆感動。太夫人陳氏尤憐之。常曰。此兒能不忘其父。吾可無憂。讀書學問。未嘗煩教督。又自約敕。不輕與人往還。不多言笑。祥符初。以進士及第。年二十四。自尙書薨。公兄弟皆幼。惟伯兄以延賞就仕。其餘未有立者。公首自奮。用文學成名。不失世守。授福州連江縣尉。職典盜賊刑獄。所發擿縱舍窮極。情僞未嘗小愧于心。民有鄰里爭田者。訟之。歷十餘歲不決。卽舉其事屬公。公立辨其奸。吏大驚。以爲神。其後公替歸。所訟得田者。私候公于建州。屏人請曰。聞公北還。某有善香數斤。願以爲壽。發視之。白金也。公笑不取曰。吾豈以公事祈報私耶。命之去。調睦州清溪主簿。民至今傳以爲自清溪入宋朝。吏廉潔愛民者。未有如公。改宣州南陵令。是時李階知州事。朱正辭貳之。兩人皆精悍。負其材能。于吏事刻深。待屬縣多易。屬縣亦憚之。奔走趨向。不敢不如意。及公至。以法令從事。符下不便者。按其故辨之。不爲少屈。兩人初忿。後無如之何。數自細所見。遂更爲相知。薦公于朝。嘗權績溪。績溪在深山。

中民好訟多事。而無學者。公患之。爲立小學。請師于旁縣。及公去。有讀書者。其後有舉進士者。慶歷中有登第者。與某同年。具自道如此云。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縣治城中。民以織作爲生。號稱衣被天下。故尤富。是時禁網尙闊。守丞至者。不甚以廉自持。吏民有所請求。輒移縣改章易辭。以爲俗。公一一絕之。善善惡惡。貧弱者得職。胡則以太常少卿丁憂居杭州。其鄉人所親有犯法者。公持之。則欲爲之請。自杭州來見。公旣見。但敍平生。卒不敢言而去。乾興初。上卽位。改太子中舍。移梓州中江縣。歲調民數千治隄。縣前多不如實。公較之。省其工半。而築作精堅。倍他歲。李若谷知梓州。條公所行事。下他縣。使爲法。自中江徙通判瀘州。百姓相率畫公像于浮圖舍。對之號泣。如失慈母。瀘州在西南徼上。與戎夷接境。自前世以武人爲守。苟置勇力。不習吏事。聽訟決獄。不得其情。故盜賊時時亂邊。天子憂之。議增置通判。使轉運使上其人。時任布爲轉運使。以公治中江之狀聞。故公得之。公在瀘州。始盡去舊弊。峻其防禁。事事有守。吏不得因緣爲欺。蠻夷亦無由與吏爲怨。百姓便之。其後皆遵用。以爲故事。自未置通判。郡不能數歲。無兵。及置通判。公首爲之興事創法。究其利害。遂以安寧。至今王蒙正以財雄巴蜀。而與莊獻太后有連。自請占鹽井利。每歲倍輸。事下轉運使。轉運使不敢抗。因以屬州。蒙正多齎金帛。挾太后指以請。公不肯曰。井鹽非王氏之舊。欲奪貧民以厚豪族。雖歲加數倍之輸。于朝廷猶秋毫耳。而貧民必有失業者。非王政也。事遂止。轉殿中丞。通判常州。改國子博士。知高郵軍。高郵故揚州。太祖時置軍。自社稷。孔子廟。城郭。門戶。倉廩。郵亭。因循不中儀制。歷六七十年。公補舊造新。大小皆繕修。一瓦之用。不以勞民。而事畢立。王琪

彼其語刻之石。賜五品衣魚。明道元年。江淮大旱。蝗蟲起。揚楚閒尤甚。公悉心撫輯。使富人出粟以分貧乏。然猶有羣輩持仗爲盜者。捕得皆當死。公哀其情無他。悉笞遣之。前後數十百人。益募壯健爲兵。或曰。大旱來歲未可知。倉廩且不足。多此冗食何爲。轉運使亦以爲言。公曰。凡人有七尺之形者。必不忍坐俟死。急則起爲盜賊耳。勝廣亦是也。足其口腹。可以消其邪心。何愛于倉廩。因奏言州郡無兵。荒儉之後。易啓盜賊心。宜稍增屯防。以俟歲定。朝廷從之。揚楚廬壽諸要處。皆益兵。是歲米一斗數百錢。然盜賊終不敢發。還朝。轉虞部員外郎。又轉比部。知潤州。前守三四公死。徒相繼。獄訟或數歲不決。帳籍當上尙書者。吏稽緩亦往往出歲。因恣爲欺謾。公下車數日間。舊訟盡決。平之。帳籍盡條正之。轉運使王夷簡上狀。于是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就除公福建路。在福建三年。察大冤濫。除盜賊。舉故事而已。不輕出教令。奏貶知泉州蘇壽。通判張太沖。以鞠獄入人死。屬部莫不聳動。轉司勳員外郎。入朝。御史中丞攷天下提點刑獄課爲第一。拜開封府判官。公旣明習法令。通達政事。每進見有所請。獻平處。上常以爲是。寶元初。除荆湖兆路轉運使。將行。對于紫宸殿。語移數刻。上喜曰。卿去。勉之。不久當召卿。賜紫章服。丁太夫人憂。解官。時張詰爲河南漚池令。鞠獄故不實。流嶺南。詰者公福建時部吏。公嘗薦之。故公亦坐免服除。寄居毗陵。故丞相杜公衍。參知政事李公若谷。參知政事范公仲淹。皆奏言。西邊未寧。宜進用材幹通敏之士。如劉某者。不當在散地。由是復召爲比部員外郎。知漣水軍。作大浦牐。通淮潮城中。以便往來。詔書褒美。蘇舜欽刻石記之。慶厯三年。議大汰諸路轉運使。老耄疲懦者。以雋賢代之。加按察之號。公復爲湖北轉運按察

使。是時陝西路元昊。廣西路宜蠻。湖南路山獠。夔峽路施蠻。皆擾亂。朝廷方患之。而下溪州諸彭。亦相扇應。和推明誓石柱。揚言爲變。諸寨頗有告者。詔事問公。公對以謂終不能爲變。可無所憂。後辰州太守又奏諸彭誘漢人亡命者爲心腹。私置掾從事。移書故不遜。郡使人往。輒侮慢玩辱。請加兵討滅。詔書又以問公。公曰。蠻中貧薄。所以不輕犯約束。以生生之具。皆仰于漢也。是漢已制其命矣。蠻夷往來入漢。必道辰溪。落寫水勢漂激。可下不可上。故臣度其必不敢爲變。今緣語言意氣小不足欲。輕動大兵。疲曳士卒于篁竹草莽之間。如令敵各驚逃。保據懸險。淹費日月。事未可究。且中國禮義爲治。尙猶有怨恨爭訟。加于刑獄。況蠻夷本與人異。不足深誅。前世待蠻夷。取羈縻職貢不絕而已。臣前較辰州土丁。無慮三萬餘。皆伉健可用。益積粟支二年。器械兵甲皆繕完。足以坐待其變。無爲反入其巢穴以僥倖也。比來諸處用兵。小勝輒賞。或詐增首級。亦超拜官。故邊臣爭欲造事邀功。甚不可聽。奏入。詔書並下辰鼎澧三長郡吏。令兵事稟公。毋得妄動。蠻亦終不敢失貢職。鄂州官市茶歲五百餘萬斤。三司計積年羨餘。奏請增買一百萬三千餘斤。公曰。鄂州買茶多。故民不聊生。今已不能減。又奈何增之。引利害固爭。上許寬一年。公曰。事可行。不必寬一年。事不可行。雖寬十年。猶之不可也。奏益堅。爲三司所抑。及替還。見上面奏。竟免之。初置按察使。歲竟奏簿。分別賢不肖所宜。以備黜陟取舍。朝議欲自此致太平。奉使者知指所稱進糾。駁人爲品題。或過直失實。務以稱上意。執政平其章。十用二三。以寬自訟者紛然。公獨言知人堯孔所難。能以一言知之。固尤難。荊州十二部吏員大小四百餘。臣以秋到職。冬奏簿。此理不可信。非誣則愚。臣不敢

也。吏材過人，效顯然者，立奏用。其頑頓嗜利不事事者，立舉繩。皆毋須時。至于奏簿，人人品題其賢不肖，能否，必非旬月所能定。願以爲後。朝廷亦許之。公之議論，鄭重務大體，不趨時。皆如此。當是時，荆湖奏貶官吏，比他路爲少。而請讞與聽罰，必當其罪。終無自訟者。然公資不忍廢人。雖在刺舉之職，外方嚴見繩墨，內實寬裕，恥以察爲名。其發擿貪污，必先下小罪，去之。毋居位而已。不去，乃稍正其罰。貪疾詐謾不悔過者，居部雖無勢，或虧除不服罪，偃蹇去之遠。雖有勢，終不貸。寧建令李康，在事多不法。公先露其擅賦，民造船等事。康卽日移病尋醫。康多親戚有力人居朝，未月餘，就遷長沙令。康因盛衣服詣府門，上謁陳恩。公知其意欲以夸示無忌憚，奏詰其前事。因言舊制，尋醫者滿三年乃復用。所以懲姦僞。康尋醫未能月，何以得爲縣。亂舊制，輕百里之任，不可。詔書追毀康告敕。時康已署事旬日矣。湖南轉運使又奏康挾債赴官，使吏民償債。康遂坐廢。云慶厯五年，復拜司勳員外郎。六年，判三司度支勾院鹽鐵判官。舊三司諸部有所奏辟，輒先白判使，相踵以爲俗。其後判官置奏狀而已。或不自知所舉爲誰。及公至，三司使有所欲用，以空名狀使公署。公求知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悅，更令他判官舉之。旣而奏上，多非其人。議者紛然。三司使亦由此罷。契丹使來，公以太常少卿接伴，遂送之還。言河北州郡多建請築城鑿河，所役皆數十萬工。冀貝之間尤甚。百姓失業可哀。而吏以此邀賞，苟不禁止，後將放傲競事土功。因緣致他變，宜著令。城非侈頓，不得擅請增廣。河渠非可通漕，省大費者。毋議穿鑿。當修城浚渠者，雖能省功，亦不加賞。如此自止矣。又言澶魏塞河隄，當霜降水落，治之是也。今失其時，春水日生，農事方急，而十餘萬人，不得

緣南畝。其取土處去河二十里以上。恐終不能成。工就能成之。功必不堅。盛夏水漲。乃甫可憂。不如因水勢所欲趨。且稍稍決通。兩州東西多古河。水自此往。可以少勞而定。朝廷以公言。頗黜諸土功。又遣近臣行河城。猶築治如故。間一歲。河竟決。商胡鹽鐵于三部米鹽煩劇。公處之若無事。初。金明池樓船壞。將修之。使湖南入榷楠巨材。歷二年。乃到京師。計其費數百萬以上。中人用事者。欲盜取之。指請修內寺。上許焉。書下三司。公因見言曰。樓船非榷楠不可用。故令湖南上之。捐費雖多。不得已也。其餘自宮寢之用。不以勞遠人。今欲輟船以完寺。寺既當完。船亦要修。湖南絕遠。費殊未易。上曰。朕本不知此木爲樓船用。所費如此。寺與樓船俱未須修也。乃止。太祖作東西水磴。以供禁中。歲久頗廢。因不復用。自御膳所供麪。皆市買上之。所由旁緣侵漁。京城內外以磨磴自給者。皆厭苦之。公復修兩磴。使遵舊職。而禁絕吏姦。事多若此。不可勝紀。又以太常少卿使契丹。八年五月。改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辭行。因請曰。蜀人久安。不可不慮其變。臣聞益州舊輸河東陝西京西三路絹布。共一百六十餘萬。自西兵以來。稍增七十九萬。事出一切足用而已。今西鄙幸定。諸增賦反因循爲常。臣請盡罷之。無竭民財。又益州歲買中沙布十餘萬疋。給京師諸軍。官估既薄。百姓苦之。布以故尤楛惡。不中用。軍士得者。人人有言。宜增實其估。寬民力。止怨亂。上皆許。及到任。遂條奏行之。蜀人大喜相賀。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薨于位。壽六十四。初。至蜀。未能三月。蜀人皆啼號失聲。明年孤某等奉公喪歸京師。公爲政喜興利。除害無巨細。必盡心。上有賦調。可免免之。或不能免。爲設方法。使吏無所輕重。雖領轉運及參度支鹽鐵事。以財賦爲職。猶持此心不變。專以

民爲本事有不可行。雖出上指。或所從來久遠。終持之不憚改。及其施功效明白。亦終不自矜。其用刑威而不煩。故所至必見愛。去必見思。自初仕至終四十年。終不營產業。饋遺雖故人不受。不與人交利。不諂笑。尤慎交游。非其人。不以虛言相唯阿。不數干貴人之門。杜李范諸公。皆平生相知。每衆稱道之。然當位亦不用也。官序留落。後輩多先之。初無芥蒂。常稱先君仕太宗朝。居一官終身。雖其時士大夫樂職恬勢。亦皆然。故所興造。功效聲實常溢其望。今士大夫亟遷官。無宿業。此風俗之敝也。吾豈敢忘先君之守。自坐張詰免後。三遷皆以大臣薦論。及用稱功勞特拜。不復經審官院求磨勘。故爲司勳前後凡十五年。多所稱舉。已顯者。今樞密直學士孫沔。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本以屬吏進。其餘在臺閣者甚衆。積階至朝散大夫。勳至護軍。夫人臨沂縣君王氏。屯田郎中贈尙書右僕射礪女。夫人初歸家。尤貧。能與公協志。上事姑。下收宗族叔妹。無不安悅。諸娣姒來歸者。皆在夫人後。動靜施爲。視夫人爲法。莫不柔順。或以母禮拜事。不以先後匹敵亢也。太夫人少不見。則思之。太夫人旣終。夫人思慕成疾。歲餘亦不起。年五十三。康定元年五月十二日也。五子。元卿。真卿。皆早亡。某大理評事。效鳳翔府節度。推官。放太廟齋郎。長女。嫁廣德軍判官杜舜元。早亡。次。嫁御史臺主簿張諷。次。嫁將作監主簿徐績。某等皆同產。惟放及一女。五歲晚出云。葬祔尙書公。夫人同墳。伏以先君事親行已。臨政治民。事實皆可傳。某旣愚闇。不能備識。而窳劣逼近。願因執事傳載于石。以信天下。而重無窮。某雖不肖。然執事幸哀而許。是成某之終事。而賜以不朽也。故敢頓顙泣血以請。惟執事哀焉。謹狀。

公是集卷五十二

墓誌銘

皇兄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祿州諸軍事□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天

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贈昭化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墓誌銘

公諱承裔。秦悼王孫。贈保平軍節度使。祁國公之子。母李氏。生十五年。以勝衣冠召見。賜名補右侍禁。上之開國壽昇及爲皇太子也。公皆以恩遷。凡三遷至內殿崇班。上卽位。拜禮賓副使。西京作坊使。內園使。領貴州刺史。又遷左領軍衛大將軍。本州團練使。左龍武軍大將軍。萊州防禦使。宗祀明堂助祭者。賜爵一級。徙□州防禦使。罷將軍官。皇祐五年九月庚午。以疾薨。享年五十有七。公之于屬籍。天子兄也。天子哀焉。爲輟視朝。贈以昭化軍節度使。祁國公印紱。遣中貴人予祠榼。賙護喪事。恩禮甚厚。公性聰敏。開悟其爲兒時。已能自修飭。眞宗皇帝憐之。嘗召入禁中。親諭使學。而授以書。由是益自喜。數應制賦詩。詔輒褒之。及長。好學慕善。動靜顧禮。不以富貴加人。累階金紫光祿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天水郡公。食邑四千四百戶。實食九百戶。自祖宗制天下。監于前世。惇敘糾合。以睦宗族。厚其爵祿。尊寵之。而不任以事。故宗室得以無吏責自保。而材美亦無以見于世。然其保祿持寵。至于永年。善始令終。而無機芥者。其賢行

亦足以推而知云。公娶韓氏，封高密郡君。彰德軍節度使重贊之曾孫，禮賓使允昇之女。先公一年卒，繼室以武氏左清道卒府率昭信之女，仍封高密子男十人。曰克平、右衛率府率、早卒、曰克寬、克友、克仕，並右監門衛將軍。曰克勇、克研，並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一未賜名，出後伯父承簡。三不及名，而天女八人，長適東頭供奉官王延之次，適西頭供奉官楊應昌次，適右侍禁高凱次，適右班殿直石立，皆有湯沐之封。其二人尚幼，二人早卒。公之薨也，殯奉先寺。嘉祐五年，有詔歸葬汝州梁縣，乃以十月某日，祔其祖先王之兆。使者視襄事，而詞臣刻銘誌其墓曰：

秦惟寵王，郎亦貴公。嶷嶷其國，是爲小宗。勝衣就傅，實敏賞聰。爲善之樂，備于帝衷。富貴不驕，動而顧禮。棠棣之華，莫遠具爾。古也惇敘，于今爲美。壽不百年，令聞不已。喪還汝墳，從先王居。天子有命，懿實是書。納石幽堂，恩殊禮殊。茫茫萬世，敢告不誣。

皇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右屯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贈洛州防禦使廣平侯墓誌銘

贈洛州防禦使廣平侯克溫，郎國公德鈞之孫。濮州團練使承偉之子，母曰范氏。以天禧二年十月十日生，生十餘歲，賜名補右班殿直，轉左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右領軍衛將軍。上祀明堂，遷右屯衛大將軍。皇祐五年閏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三十六。詔以洛州防禦使廣平侯之印紱策書告其殯。又特使中人弔賻視喪事，于禮爲豐。侯爲人謙遜敏慧，能以其貴下人。嫻于辭令，應對涉獵多所通，而尤邃音律。積階

金紫光祿大夫。勳輕車都尉。爵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上于宗室固厚。而侯之資又足以持富貴。使幸而永年。且久觀太平之盛。其名位豈少哉。夫人宋氏。封壽安縣君。太子太師贈侍中彥筠之曾孫也。子男七人。其四未及名而卒。叔徹爲右千牛衛將軍。叔民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一人未賜官。女六人。長適右班殿直李傅。其一早死。四尙幼。侯旣卒。天子哀傷之。使中人取以入。度其一爲女道士。而養其二人者。禁中嘉祐五年十月。詔以侯之喪。祔于汝州秦悼王之園。而誌其墓。中臣實爲之銘。銘曰。葛藟之延。本根是賴。懿懿王族。日繁以大。廣平蚤秀。華葉俊茂。中道而推。天理誰咎。梁汝之壤。先王是塋。魂兮往居。萬世攸寧。

皇弟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左監門衛大將軍使持節昌州諸軍事行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贈涇州觀察使安定侯墓誌銘

贈涇州觀察使安定侯承操。秦悼王廷美之孫。廣陵康簡王德雍之第六子。母曰清河郡君霍氏。乾興元年正月。生廣陵邸。天聖九年。召見。賜名。遂以爲右侍禁。再遷東頭供奉官。改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天子視明堂。以三后配上帝。宗室皆助祭。內外進爵。加昌州刺史。嘉祐三年正月乙未。以疾終于位。享年三十有七。訃聞。天子哀焉。詔以涇州觀察使安定侯印。策告其柩。又遣中使視喪事。弔賻之。于禮爲豐。卽以其月殯城南。奉先佛寺。君爲人敏慧。有姿望。嘗授尙書。略通大義。愛樂賓客。接之窮日夜。不厭。于技藝多所通。而琴奕射御。皆尤精過人。又能爲歐虞書。號得筆法。娶王氏。封普安縣君。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守斌之孫。崇儀使令傑之女。前卒。繼室以其姊內殿崇班令矩之女。封新安郡君。子男五人。長克勉。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次克助。右千牛衛將軍。次克貢。次克勳。皆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克勉克貢早卒。其一不及名。而三女亦皆天死。嘉祐五年。自京師歸葬汝州梁縣。祔于其先王之兆。其窆之日。實十月某甲子云。銘曰。

帝綏四方。親親以睦。秦爲別子。亦疇其福。翼翼諸孫。豈伊異人。念德畏義。克亢其門。安定幼慧。敦書習藝。不怠不驕。以保爵位。沒有追策。天子之思。刻銘幽窆。後世是詒。

皇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右監門衛大將軍使持節潯州諸軍事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贈邠州觀察使追封新平侯墓誌銘

贈邠州觀察使新平侯克構者。上從祖兄之子。曾祖曰廷美。秦悼王祖曰德彝。潁川郡王。父曰承最。贈宮苑使宜州刺史。母劉氏。東平郡夫人。生十餘歲。召見賜名。補右班殿直。再遷西頭供奉官。天子以謂宗室以服屬爲親疎。其授之官。雖無事。當使位尊而秩優。以寵異之。不當與庶姓等。由是改右千牛衛將軍。遷左監門衛大將軍。皇祐二年。助祭明堂。領潯州刺史。嘉祐元年十二月辛未。以疾卒于位。訃聞。天子加哀憐。使中使護喪事。厚賻卹之。而以邠州觀察使新平侯印策告其柩。侯之爲人。溫厚有姿望。能自飭。以禮舉止。甚重事太夫人。以孝聞。喜讀書爲詩。又善射。好虞世南書。學之幾得其法。嘗與宗室召對。合使寫先帝自所造歌詩。第其高下。侯所書第一。受詔敦獎。上與族人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教育矯括之。惟恐不至。

其有一善輒加賜金帛以厲其意教侯嘗以材見優故于其時受賜爲多累階金紫光祿大夫勳護軍開國郡侯食邑至一千八百戶享年四十二夫人李氏吳王煜之曾孫右侍禁繼榮之女封樂壽縣君先侯十二年而卒又娶王氏贈鎮南軍節度使中正之孫東頭供奉官世昌之女封仁和縣君子男六人長叔璨右千牛衛將軍次叔況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次叔派叔姁皆太子右率府副率其二人不及名而死女六人長未嫁而卒次適左班殿直郭昭彝次適右班殿直劉君平其三人不嫁學老子法居延寧宮爲道士天子賜之名曰洞仙洞深洞惠云其一亦早死嘉祐五年十月詔以侯之喪葬汝州梁縣其先人之兆銘曰

麟趾之詩王風是首顯允公族其德信厚猗嗟新平資質淑溫知孝其親信厚之元不忌不矜技藝畢能以善自名天子是稱生有榮耀沒有褒錫刻此銘章以告窀穸

皇姪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上護軍天水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贈右武衛大將軍墓誌銘

君諱克蕭子上爲從祖兄弟之子曾祖曰秦悼王廷美祖曰高密郡王德恭父曰循國公承慶母劉氏封金鄉縣太君君以天聖八年生生數歲補右班殿直俄而改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其後又遷右清道率府率君子宗室屬籍非甚遠自曾祖祖父皆王公積富貴君始爲兒未能就外傳則以恩賜名得官矣然猶知慕學興藝不專以安逸自放皇祐中嘗召宗室子弟對延和殿試其所書敕宗正定高下君書第一

特詔束帛賞之。宗祀明堂助祭者。皆賜爵。遷右監門衛將軍。嘉祐二年四月癸丑。以疾卒。享年二十八。詔贈右武衛大將軍。君娶徐氏。封東陽縣君。兵部尚書翰林之曾孫。西頭供奉官祐之。女。先君一年卒。子男三人。長叔慈。次叔嘯。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季不及名。而夭。女子六人。四人尚幼。其二亦夭。嘉祐五年十月。詔遣使者以君喪葬汝州之梁縣。祔于祖考之次。而令詞臣敘其世系爲之銘。銘曰。廼祖廼父。惟王惟公。同姓之恩。雖遠猶豐。孰謂若人。稟命不融。年不踰壯。位不過庸。刻銘其丘。以永無窮。

皇姪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清道率府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墓誌銘

君諱克協。曾祖曰廷美。秦悼王。祖曰德雍。廣陵康簡王。父曰承睦。處州觀察使。母隴西郡君董氏。生十餘歲。方有詔賜以名。補右班殿直。已而以殿直秩卑。改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久之。遷右清道率府率。故事。宗室無吏職。其遷無常期。朝廷有大禮。輒推恩進階策勳。凡三加恩。得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年二十七。慶厯八年七月辛丑。以疾卒。其爲人內和外順。宗室佳子弟也。弈棋學書。人亦頗稱其能。娶李氏。禮部侍郎應機之孫。子叔頤。爲右監門率府率。嘉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悼王之塋內。子君之卒。凡十有三年云。銘曰。族食世降。疎戚有倫。振振公路。並受渥恩。其恩如何。結綬乘軒。修塗未半。天奪之年。輪車還葬。祔袒以孫。尙有餘慶。幸其後昆。

皇姪孫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上護軍天水縣開國子

食邑六百戶贈右武衛大將軍墓誌銘

皇再從孫。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上護軍天水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贈右武衛大將軍叔詹。其先出秦悼王。曾祖曰保平。軍節度使德鈞。祖曰儀崇。使承震。考曰河內侯克明。母慕容氏。封清福縣君。君生十餘歲。補右班殿直。已而改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君初賜名叔昭。避叔祖德昭諱。有詔改命。遷右清道率府率。明堂汎恩。授右監門衛將軍。始開國天水縣君。食邑三百戶。更大禮進爵子。益封亦三百戶。嘉祐三年十一月乙酉。以疾卒。年二十五矣。娶曹氏。封金鄉縣君。無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君雖膏粱少年。然性溫厚。喜讀書爲詩。其出入恂恂不逾節。若終享貴壽者。旣夭。過早死。又無後。不祀何耶。然其卒也。天子贈以大將軍印綬。其葬也。使者護視。詞臣爲之記。其于哀榮亦可謂備矣。銘曰。

有貴之勢。無待于賢。有賢之資。無愧于全。兩者遂矣。而詘于年。非命也耶。其誰使然。

皇兄故深州團練使承訓妻安定郡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曾祖璉。贈祕書丞。祖炳。贈光祿卿。父利用。內殿崇班。閣門祖候。母金城縣君薛氏。夫人以大中祥符七年歸于秦邸。稱來婦。年十有八矣。明道中。以恩封上谷郡君。皇祐三年。進封安定郡夫人。生子男五人。克勤。克儉。克禪。克孚。克懋。克勤。右屯衛大將軍。秦州團練使。克儉。右千牛衛大將軍。克禪。左侍禁。克孚。右屯衛大將軍。克懋。右監門衛大將軍。儉禪並前卒。女三人。皆有湯沐封。然不嫁。讀老子書。居太和。

宮爲道士。賜名曰道正。道昇。道仙云。夫人大王父。王父。三世儒者。習爲禮義。能知書。又通于音。溫柔慈良。母有多子。年六十六。嘉祐四年十二月壬戌。以疾卒。明年。權殯法濟僧舍。十月。葬汝州梁縣。凡宗室雖甚材。無事職于外。其言行固莫得而聞。而宗婦無外事于家。其莫得聞又益甚。然而視其奉祭祀。和宗族。教子孫。壽考且寧。其賢亦可知矣。銘曰。婦稱外成。亦允有命。或成或廢。未必皆幸。祁祁夫人。習善厥躬。來歸于宗。繼啟其封。魚軒象服。小君之飾。惠于皇天。以彰有德。有子有孫。肅何詵詵。其慶繩繩。其誨諄諄。六十有四。未足云壽。柔惠之風。是用詒後。

皇姪故和州防禦使歷陽侯夫人安福縣君王氏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曾祖贊。贈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祖文慶。贈左武衛將軍。父承彬。內殿承制。夫人既世仕朝。廷。閨門有法。而其性亦婉嫕溫厚。可以配君子。生十有七年。歸于宗室。故和州防禦使歷陽侯克周。克周。上從祖兄弟之子也。族近世貴。夫人能嬪以禮。既三年。封安福縣君。有子男二人。長曰叔何。爲太子右內。率府率。次曰叔苗。爲副率。女二人。皇祐二年十月甲戌。以疾卒。于廣親邸第。年二十有七。後十歲得嘉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祔其先祖姑云。銘曰。

婦以義從。得其歸難。又況王族。富貴顯嚴。婉嫕夫人。出于良奧。作嬪公侯。其節靜好。齋祓祭祀。肅恭朝會。小君之尊。湯沐是賚。貴且有子。奚福如之。獨不永年。云何其悲。

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戒妻大寧縣君李氏墓誌銘

李氏尙書駕部員外郎定之曾孫。國子博士京之孫。屯田郎中周珣之女。年十有七。以禮選納爲克戒婦。事尊章盡其勤孝。上承下接。皆有禮意。族人稱其婦德。婦功。婦容。婦言。皆具之。慶厯中。封大寧縣君。至和二年十一月丁丑。以疾卒。年三十有五。凡生七男九女。男曰叔杲。右千牛衛將軍。曰叔毅。叔滿。叔涉。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三人不及名而夭。長女嫁右班殿直王定。次嫁左班殿直張從政。其二早卒。其一學浮屠。爲比丘尼。居資聖禪院。其四尙幼。嘉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先姑之塋。銘曰。古之嫁者。教于公宮。禮義之益。實被其宗。夫人之先。世世儒者。蘋藻之習。自其膺下。旣得所從。孔惠且溫。媚于尊章。上下欣欣。九女七男。是謂多慶。而不永齡。嗟哉其命。

皇姪右監門衛將軍克澶妻追封仙遊縣君李氏墓誌銘

皇再從昆弟之子右監門衛將軍克澶妻李氏。皇城使高州刺史繼中之女。贈司徒斌之孫。贈驍騎大將軍訓之曾孫。年十有四。慶歷八年。以禮稱來婦。性溫惠。敏于女工。又善書。頗知爲文。其習好若此。非世祿及將家所爲也。凡生一女。早夭。皇祐三年五月庚午。感疾卒。享年十有八。以未及賜邑。封。詔特以仙遊縣爲湯沐。追告其殯。嘉祐五年十月日。自京師歸葬汝州梁縣。祔其先祖姑。而命詞臣爲之銘。銘曰。歸得其從。天子之宗。從得其職。公侯之宮。賢也宜永。壽何不容。赫赫王命。追襲邑封。副筭展翟。旣樞其躬。納銘壤下。以質無窮。

皇姪右監門衛將軍克常妻濮陽縣君盧氏墓誌銘

夫人姓盧氏。曾祖贊。東上閣門使。誠州刺史。祖亮。太子右監門率府率。父炳。泉州德化令。外族周氏。年十有六。以禮聘爲克常婦。克常于天子再從兄弟之子。曾祖祖父封皆至王公。親近族大支庶繁衍。然夫人稱爲能孝其宗。沈靜謙順。樂于爲善。封濮陽縣君。至和二年十二月甲寅。以疾卒。年二十有九。生子男二人。長曰叔興。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次曰叔邑。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四人。二早夭。二尙幼。其殯于門。封法濟寺。其葬于汝州梁縣。實嘉祐五年十月云。銘曰。

王族縣縣。其麗不億。風教之首。亦繫內則。盧爲著姓。前世尤盛。有婉夫人。載其休令。歸于良夫。宗族以愉。有子有封。短年何吁。凡葬有銘。以視來裔。刻此堅石。闕于幽隧。

公是集卷五十三

墓誌銘

大中大夫行刑部侍郎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俞公墓誌銘

公諱獻卿。字諫臣。其先河閒人。晉永嘉之亂。徙居黟歙。公之父曰某。贈工部尚書。尚書之父曰某。某之父曰某。皆蓄德不仕。慶詒其後。尚書取閔氏。贈太原郡君。實生二子。長曰獻可。官至某官。天章閣待制。其季則公。公之初學。師友其兄。強力敏捷。儒術自任。其後遂相繼成進士。名聞天下。云拜壽州芍陂尉。臨事明察。善鉤人情。推顯至于隱。故盜賊不敢發。發又輒得。人有告其師浮屠出遊者。公揣其有姦。使吏拘之。而索其室。得浮屠之尸。一縣大驚。以爲有神。轉昭州軍事推官。陳進亂嶺南。象州危甚。吏民莫自堅。其太守欲背城奔。使公往護之。公至。爲說利害。復教使堅壁治兵。爲不可攻。太守急聽其言。得免誅。賊亦不至。官兵之在宣州。公部昭民往輸之粟。及事平。議留昭民伐山林以治官府。曰。役病矣。不可以不示信。請期三日。許之。民聞公令。知不久役。皆勸功。趣事。事如其素。陳進死。上功第一。賞未行。丁尚書憂。喪畢。轉大理寺丞。爲本寺詳斷官。選殿中丞。知廬州。慎縣。又換杭州仁和县。丁母夫人憂。服除。改太常博士。知南雄州。潮陽吏民不相能。訟繫不決。一郡恟恟。徙公知潮陽。鑄其曲直。潮陽又多水害。公親相地勢。築防金山。百姓

便之。轉屯田員外郎。大臣薦可爲郡守。歷兩院御史。領左軍巡使。舉察稱職。拜三司鹽鐵判官。上初卽位。公疏言民力不足。其弊在取之太繁。用之太奢。可減冗食及諸無益。引先帝爲法。累數百言。天子嘉之。罷清衛兵。及省浮屠老子祠醮。公本謀也。淮南二浙一歲耗鹽十三萬。尙書經費不足。公往示之。至則條廢舊弊。以新法從事。吏盡償所負。又增五百萬石。以兄爲鹽鐵副使。改開封府推官。會陝西言兵食不足。轉運使非其人。朝議換之。上亦重其選。宰相數奏進擬。無合意者。召公問狀。公不辭讓。因入言之。天子識公名。曰是前使淮南者。可奏。公至部三日。得半年之儲。終歲餘二年之食。雖一切方略。然其百姓富者不病。貧者不擾云。涇以塞外武延川。本羌地。諸將請築堡鑿濠守之。公奏以謂生事不可許。已而寇果至。殺掠吏士。塞所鑿濠而去。轉兵部員外郎。遷京西。召對邊事。薦趙某可將帥。賜三品服。以兄沒當葬。求爲東南官。改福建。召還。判鹽鐵勾院。轉刑部郎中。居二年。命直史館。知荆南府。進諫言事。上聽不倦。喜曰。卿不當往荆州。卽日拜三司戶部副使。歷度支鹽鐵三部。轉右諫議大夫。復出荆南。滿歲。授直集賢學士。知杭州。登石作堤。以捍江濤。水不爲災。召回。判三班院及銀臺門下省。出爲宣州。元昊畔。西邊大擾。詔書問所欲。施公條上十餘事。朝廷稱其知時務。徙知應天府。改工部侍郎。以疾請老。天子憂之。以爲刑部侍郎。致仕。聞其居杭州。卽從徙。二子官吳中。以便奉養。慶歷五年四月十七日。終於所居。享年七十有六。明年某月某日。葬歙州某縣之某原。從先人居。夫人馮翊郡君錢氏。柔淑知禮。是配是宜。子四人。長希楚。某官。次希元。進士。及第。早夭。次希及。次希忠。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長適祕書丞江杞。其二未嫁。公爲人高明剛嚴。

論議立規矩。似不能容物。至典法持獄。平易寬恕。不肯妄有輕重。其在京西。錢丞相爲許州。厚賓客之奉。歲費千萬。執政素不說。又疑其有私。公奏事至京師。開其端問公。公對曰。無他。世稱公長者。累階至大中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開國伯。食邑至九百戶。所與交遊同僚。多歷兩府事。而公獨不遂。可謂命矣。銘曰。俞之先世。基德相繼。其大而章。自公兄弟。雍雍在家。矯矯在官。歷試以難。富貴不愆。忠而好謀。天子是咨。功濟西方。國人不知。辭老而休。亦不踰矩。其風孔高。以憚進取。仲尼有言。積善餘慶。公實有子。嗣武其盛。

尙書屯田郎中提舉兗州仙源縣景靈宮王公墓誌銘

公諱冲。字景儒。其先自太原遷宋。居虞城。祖化。贈太傅。考礪。贈太師中書令。于今爲顯家。故弗論著也。公少則好學。論議依名節。慷慨自喜。不與衆浮沈。士友多憚之。祥符中。舉服勤詞學。成進士名。得試校書郎。知興國軍。永興縣。父喪。解官。服除。選于吏部。試判優等。爲武安軍掌書記。授武昌軍。崇陽民陳廣。與人鬪。鬪者以他疾死。而吏劾廣殺人。議寘大辟。廣亦不能自明。公隨其狀以聞。有詔下。旁郡覆廣獄。廣卒無事。轉運使奇其意。欲爲之請賞。公辭不受。天聖初。改著作佐郎。知壽州霍丘縣。吏積不治。盜賊放橫。公使其百姓鄰伍相收司。而以耳目一切糾發。老奸宿逋。歲中盡服禽。無脫者。徙蜀州晉源。改祕書丞。知陳留。當是時。章獻太后垂簾聽朝。而中人用事者。雖崇勳之徒。交通縣豪。借之意氣。以漁奪細民。吏不敢何。公獨以法繩之。請謁無所聽。大姓田滋等。由此懼。造飛語以姦利事。汙公。太后果怒。下公吏。使中人雜治之。訊掠甚急。欲公自誣服。公義不屈。寧必死。不肯少自下。獄遂不具。然猶坐除名。徙雷州。景祐初。上始親政。盡

斥逐羅崇勳等。諸附麗之者亦貶廢。言事者多以公不辜聞。天子亦自識其名。復起爲衛尉寺丞。又詔盡雪向罪。後勿用以爲負。改著作佐郎。知越州。會稽縣都巡檢使張懷信所部兵亂。百姓恟懼。欲逃入山谷。間公策其不足虞。固請徹城門兵以堅衆心。郡中由是安。康定初。復爲祕書丞。通判乾州。自元昊畔。邊將數戰不利。而民力以屈。公上備邊禦戎等策。及言復鄧國渠以實關中。事遂施行。通判華州。月餘。擢知乾州。遷太常博士。知洋州。真符縣言民家失火。舉族焚死。公視其狀曰。必仇者爲之。教吏推迹其人。與三日。期賊果得。一郡大驚。以爲神明。郡故無學。公爲立黌舍。收其才子弟。得二三十人。親教養之。吏觀聽喜。由此彬彬然興于學。與西州等矣。遷屯田員外郎。知秦州。明年。改都官。歲饑。發常平倉以食飢者。凡所活數萬人。使者上其治爲淮南第一。賜緋衣魚符。改職方領南京留司御史臺。就遷屯田郎中。提舉兗州仙源縣景靈宮。受詔未行。嘉祐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終。年六十八。後三年十月甲子。葬某原。初。公起黃綬。至二千石。更四縣五州。所居見紀。未嘗官京師。一爲陳留。以剛直幾不免。猶濱于死。及復召。士大夫翕然向仰之。冀其且大用。然遂汨沒不進。未能如其意。稱其量也。自以道終不行。而公長兄年九十矣。以太子賓客謝事家居。故求爲留司官。以優游相從鄉閭間。怡怡如也。有終焉之規。嗚呼。可謂篤于義。知所進退。不失其正者矣。性不妄悅人。雖窮困益堅。于時人鮮所合。而范文正公特知之。數薦于朝。其爲政也。勇于當事。與利若不及。去惡如恐失之。亦以此故。仕嘗難進。易退。然其處之晏然。未嘗以見色辭。喜讀書。屬文尤長于詩。詩凡千餘篇。讀之其志可見也。夫人葉氏。封馮翊縣君。三子。長漢臣。進士及第。爲長舉令。次真。

臣試將作監主簿。皆能世其家者也。次某，尙幼。三女長，適大理寺丞尙穎。次，適祕書丞孫珪。其季未嫁。某也。公之甥也。故于公之葬，得敘其志而銘其哀。銘曰：

爲道者有言，白則涅矣。剛則缺矣。嗟舅氏，涅而不變，缺而不卷。硜硜其聲，矯矯其行。極晦而明，其辱則榮。孰不公侯，孰不耄期。人也天歟，其止于斯。我葬舅氏，悠悠我思。銘以藏之，以寫我悲。

故尙書虞部員外郎分司南京贈光祿卿杜君墓誌銘

君諱惟則，字定國，姓杜氏。其先蜀人。少舉進士不遇，而其兄以尙書郎守睦州。當先帝卽位，四方賀受命，君亦奉其兄章上禮有司。天子嘉之，召試學士院，得試祕書省校書郎。調含山縣主簿，南雄州司理參軍。稍遷德清江都令，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知南安縣，徙知雷州。是時瓊管有大獄，太守坐繫者千八百人，吏民恟恐，上下莫自安。百姓廢業，而夷獠素易吏，狙伺重輕，轉運使患之，以獄事屬君。君颯海風，一日至郡下，條其情狀，悉罷遣千七百餘人，而取其尤桀惡當坐者，具獄上廷尉。朝廷皆是之。吏民賴以安。改太子中舍，通判濠州，賜緋衣銀章。又改殿中丞，通判杭州。乾興中，轉國子博士。知處州，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年老，自表分司南京。因家于雍丘。君爲人溫厚和易，與人交尙信義，久而益恭。其言必踐之，不爲虛詞。以導悅人，亦未嘗斥人過。至于仕宦，視公事如私，視百姓如家人，苟可以便之，必商度處畫，使得其宜而後已。不求爲名，故所至見愛。去之輒見思，及其謝事歸居也，鄉里慕仰之，稱爲誠長者。曾祖某，祖某，皆不仕。考某，贈太僕卿。夫人某氏，封某縣君。四子，長某，早卒。次子某，次舜元，次叔元。三人者，天聖八年同歲進士。

而君夫人尙皆壽考無恙。兄弟旣成名。還家拜慶。一縣往賀之。車馬塞里巷。士大夫以爲榮。君隨其少子。官淮陰。明年十一月某甲子卒。享年八十二。未及歸葬。夫人長子次子諸婦諸孫相繼又卒。貧不能自還。且三十年。叔元乃克舉君之喪。葬于某鄉某原。而盡祔其餘。實嘉祐五年七月甲子云。叔元固善士。孝慈有志節。自其官于朝。數以令請贈君官。至光祿卿。然叔元之事親。其設心以謂必己之所自盡者。然後慊于義。是以其得反葬爲艱且久矣。銘曰。

以仕必才耶。致位一州不爲卑矣。以壽必仁耶。至于耄期不云微矣。嗟嗟杜君。樂易信厚。長者之規矣。實有良子。實收實食。謂天不可信于此乎。視納銘其丘以詔後世。

故朝散大夫尙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銘

公諱沔。字楚望。姓張氏。其先出留侯子房三國之分。紘仕孫氏。由是爲江南人。其後居鄱陽者。曰子員。子員生瑤。瑤徙建安之浦城。瑤生厲。厲生大王。父從晟。從晟生曾。王父贊。贊生王父靄。靄生考環。自王父而上。皆仕南唐。不及見天下之平。公考見天下之平。而早世不及仕。故不聞于時。公之孤八歲矣。雖幼。知感慕。沈靜不戲狎。異于他兒。少長。發其家書讀之。勤志強力。期以文學成名。當是時。楊文公以文章名一世。于公鄉里外姻也。因起從之游。游楊氏之門者常數十百人。而公以才見稱。祥符初。舉進士甲科。得試校書郎。知撫州臨川縣。再調睦州遂安縣。治皆有聲。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知平陽縣。遷殿中丞。母憂去官。服除。知溧水縣。轉太常博士。通判溫州。賜緋衣銀魚。莊獻稱制。張旻以舊德用。驕僭亂法。公上書請出旻。

補外事。雖不卽行。然士大夫忻然向之。擢御史臺推直官。轉尙書屯田都官員外郎。嘗奉使決大獄。朝中稱其平。丞相李文忠公善之。拜侍御史。數月。呂文靖復入相。二人者不相能。爭于上前。以謂故事。三院由中丞薦。不當以執政用。出公知信州。既至。又移福州。歲餘。乃復召還。言事引大體。正得失而已。不苛細。充開封府判官。轉兵部員外郎。改三司鹽鐵判官。出爲淮南轉運使。賜金紫。轉工部郎中。復入爲鹽鐵判官。假諫議大夫。使契丹還。言敵情。慢疑有非常。宜敕邊爲備。旣而敵果以兵臨境。求關南地。如公策。慶歷二年。加直史館。知陝州。明年。轉刑部郎中。元昊入涇原。敗葛懷敏數十萬之師。關中震驚。兵少不足自守。朝議不暇遠發。使中貴人卽嶠澠之間。遮四路歸戍。悉還補其闕。兵久乘塞。自以得生歸。與妻子相見。復驅之就死地。人人怨呼。以言相激。拔刃曠弩。且欲絕河橋爲變。中貴人無若之何。疾馳入陝。以詔書屬公而去。吏民駭懼奔逃。公單馬出城。矯詔諭之曰。賊已出境。受詔諸軍趣還營。毋得差池。衆見公之易也。帖然皆斂兵就道。莫復誼諱。于是范文正經略關中。梁丞相奉使延州。皆奏議以公權事合變。消亂止禍。宜厚其賞。朝廷不能用。契丹復修好。除邊關備。徙公河北轉運使。初。保州以被邊故。戍兵廩賜厚他處。及張昱之爲轉運使。議有所增損。軍中怨之。相率殺守佐。閉城反。諸將聞變。爭欲急攻城。大兵會城下。幾十餘萬。公獨不聽曰。兵驕。故作亂耳。民不反也。攻城必多所殘。百姓何罪。且城未易攻。與之相反覆。諸將不能奪。乃登東關門。呼首惡者諭以禍福。使出降。衆皆踊躍。投兵杖。再拜曰。公活我。願見詔書。面縛後旬餘。天子爲遣近臣受其降。卒全一城者。公本謀也。猶以事不先覺。貶秩知汝州。富丞相宣撫河北。封敕不下曰。張

某有謀功。乃當賞。奈何奪之位。然天子以輩例皆貶。故不許。公爲人溫恕仁讓。在朝廷恂恂無所競。稱爲博厚長者。至臨急變。勇銳堅決。以身蹈不測。處之不疑。其治軍旅。應變畫策。能任大事。雖宿將無以校得失。百姓賴以安。豈所謂仁者必有勇耶。移知宿州。初。陳恭公有所愛吏私屬。公不應。及其在位。因事左遷。公都官員外郎。監宣州稅。士大夫由此惡之。不平。干其免相也。乃復得工部郎中。知廣德軍。又遷刑部郎中。江南東路轉運使。召還。判三司戶部勾院。未幾。自請治明州。有詔視三路轉運使。歲滿。當入朝。因上章請老于蘇。天子許焉。用其少子爲州從事。以便奉養。初。公以材進。數試繁劇。有異效。世許其任公卿。其後失意。更不遷。而新進常輩。名位顧多超處其右。自丞相以下。數稱其功。理其枉。然遂終不用。十有餘年。他人爲公恨。而公處之晏然。未嘗寘色辭。性廉。不治家人活業。仰俸祿以生。而厚于宗族鄉黨賓客。所資養周給。稱其意厚薄。初。不計有無。及其歸家居也。囊篋無餘貲。所居纔蔽風雨。飲食或日闕。亦不以累其志。改其樂。嘉祐五年某月某甲子。無疾卒。享年七十有八。積階朝散大夫。勳上柱國。夫人魏氏。封某縣君。子三人。皆孝謹。諷。太子中舍。誥。太常博士。誨。則州從事者也。女五人。皆嫁名家。明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之穹隆山。吾聞有陰德者。有陽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若公之德多矣。殆亦其後且大乎。銘曰。仕繫其逢。進退有時。嗟我張公。長者之規。排難寢兵。洞然至誠。不伐不矜。棄功與名。富貴磨滅。令德則長。惠之在人。世以不忘。穹隆之葬。公則有子。宜爾子孫。尙食廟祀。

君諱耿。字仲操。真定人。祖曰審交。父曰昌業。世世傳鄭氏禮。皆不仕。君受學父祖。祥符初。以經中第。得上元尉。歷永定軍司理參軍。霸州錄事參軍。甘泉令。遷建雄軍節度推官。知永濟縣。丞相沂公鎮魏。善其政。奏徙大名。大名治城內。事尤劇。歲滿課最。得見上。拜權永清軍節度判官。初。丞相率其屬連奏。舉君可京官。期必得之。而纔稍遷。丞相以爲賞薄。知其有親。更敕其弟子融。辟君監光州茶場。便奉養數月。以憂免。其後服除。爲蘇州觀察支使。達官鉅人。薦君材能于朝者。前後十餘章。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霍丘。頃之移閬中。遷太子左贊善太夫。代還。除葉縣。未行。又遷中丞。慶曆八年十一月五日。卒于家。享年七十五。君爲人廉直。不阿勢。附俗而內恕。有愛。故長于爲政。其在永定軍。人有殺死于路者。賊不得。其子疑怨家所爲。詣吏辨訴。吏以子言名捕。訴者接之。證逮詢詢。因無以自明。君察其不真。訟繫待訊。而急白守丞請捕賊。守丞怒曰。司理侮法耶。何敢爲死罪解脫。遣他掾與司理雜治囚。笞掠數百。因不勝痛。誣服。具獄待報。君猶守之。不聽。人皆爲君懼。明年。博野縣捕得真殺人者。舉郡大驚。衆乃皆伏。及爲永濟縣。當契丹使往來道。自先帝與戎約和。結兄弟。歲時聘問。一以敵國禮待之。使者入境。天子使中貴人候迓饋勞。冠蓋相屬。其有求市。令所司調與之。以見中國廣大。厚其歡心。而少從旁縣賦取。躡迫令長。穉緩不如意。輒劾。以違制。文移倉猝。百姓騷擾。歲歲苦之。略比軍興。而縣吏鄉典。亦利得其勢。侵漁細民。其敝蓋久。及君至。爲設方略。飲食供張百物。皆豫備待。後使者過縣。有所調取。不復及民。民便安之。王丞相由此知君。其始至閬中。歲大旱。郡守希轉運使意。不聽民訴災。民遮君自言。君卽詣府請之。猶不許。因趨出。悉取民所訴。

狀屬吏以令獨其租而公文上轉運使轉運使初不悅後無如之何文丞相守成都聞而嘉之更分遣官屬行視兩川郡縣之被災者皆奏除其租獨閬中由君免于流亡而上恩浸淫至于東西川十有餘萬戶矣君晚升朝贈其父大理寺丞母崔氏仙游縣君位雖不大顯世守榮焉娶薛氏封高平縣君先君卒子五人女四人初君仕官過汝陰樂之築室焉君既沒三歲十二月丙申諸子裔奇京蘇等乃以君及高平之喪葬懷音鄉之高原以成君志奇舉進士與予同歲孝友慈祥予甚知之故予得銘其葬庶幾不朽云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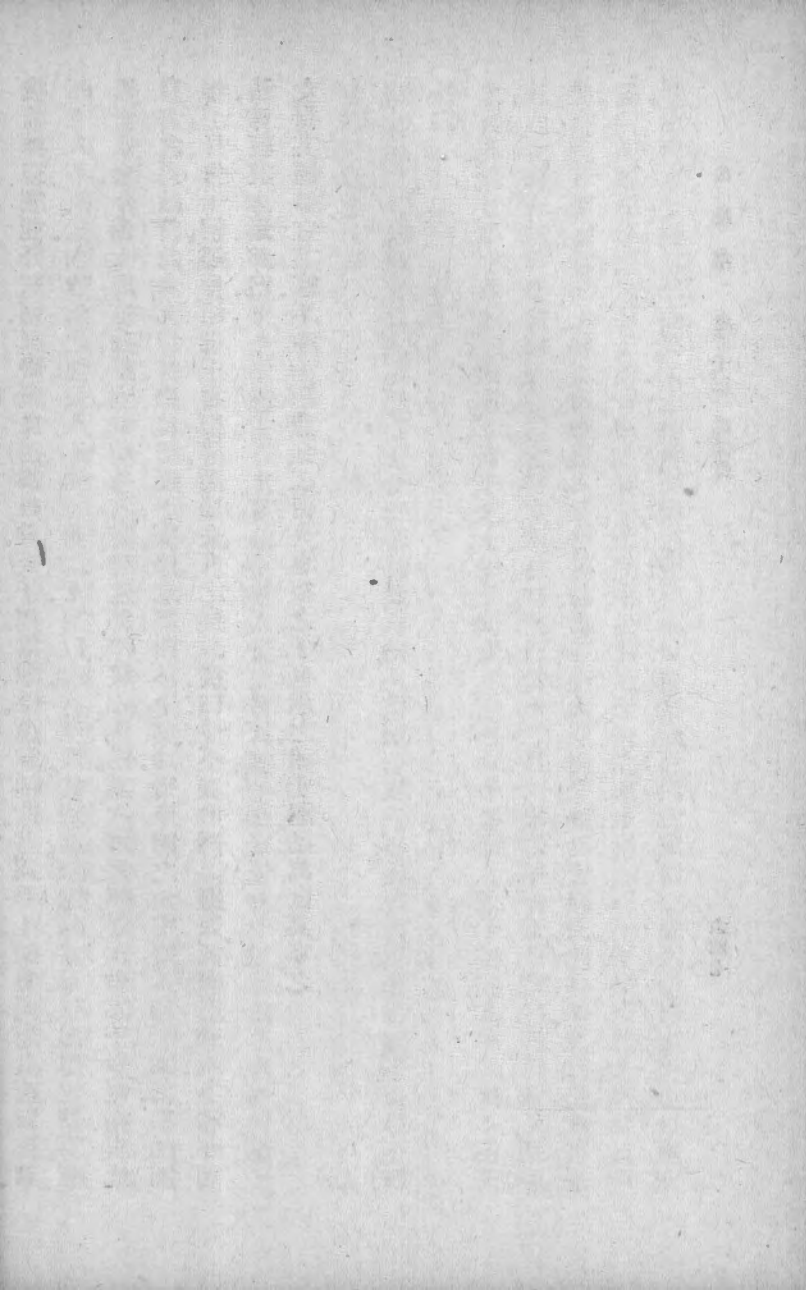
學如其才有以顯親仕如其職有以便民壽爾厥年夫又何怨卜處于此實惟君存蓋古別子百世不遷尙越其延施于後昆

翰林學士吳君前夫人趙氏墓誌銘

翰林學士吳君長文之元配趙夫人者冀州信都人父立仕爲遂平令家頗饒于財憐其子爲擇所從至年二十翰林君尙未士治孔氏書王氏易通達有聞而遂平賢之以女子之夫人既歸吳氏事尊章迨及祖姑婉孌敏恪執勤左右夙夜不懈雖退居其宮未嘗有惰色吳氏甚貧夫人不敢有私財自其所齋服玩器用百物者苟可以備家費緩急無所愛以故族人無內外小大皆歸其賢翰林以經明選于禮部調回福州古田尉廣信軍判官夫人皆隨以往人謂其去舅姑之側當少暇豫自寬而夫人滋益恭猶其故時也觀其志不爲遠近有所輟作雖賢士大夫或不能矣寶元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以疾終年三十二其

後翰林以廉能升王朝。又舉賢良對策直言。天子用爲諫臣。遂掌制命。召爲學士。顯貴得封。其妻縣郡君。而夫人不及封。人皆爲之恨。夫人凡生一男二女。男曰璟。有至性。其幼也。未能識其母。長而思慕悲哀。有過于人者。今補太廟室長。長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胡稷臣而亡。其次。嫁泉州司法參軍王孝寬。初。吳氏自齊之禹城徙北海九世矣。由曾祖而下。薰殫未葬。翰林卜其地。得東阿之魚山鄉孟柵原。爲吉。嘉祐四年十月。告于朝。遷曾祖妣王考以葬。而舉夫人之喪以從。曰。生不與我同其樂矣。死若有知也。其祔于祖姑。尙獲其志焉。銘曰。

女得其歸。婦宜其家。不幸不淑。悲如之何。夫也塋之。子也承之。祔于祖姑。萬世其寧之。



公是集卷五十四

石記

皇姪孫故右內率府副率叔舍石記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舍。上之再從姪孫。曾祖曰德彝。昭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潁川郡王。祖曰承錫。左屯衛大將軍。楚州團練使。父克關。右千牛衛將軍。母曰吳氏。陳留縣君。嘉祐元年十一月己丑。生于宮邸。二年四月。以宗室長子賜名。爲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四年六月甲子。以疾卒。厝奉先佛寺。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古之道。天下無生而貴者。故雖王者之子。猶勝衣冠而後爵之。然亦任以事。責以職。時有不能以恩全者矣。國朝變此制。公族雖疎遠。皆以官祿富貴之。而終不任以事。使之必全。其待長嫡又加異。故叔舍未至能言而官矣。然亦天遇早死。豈固有命耶。謹記。

故右監門率府率克壯石記

皇再從姪。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門率府率。兼御史上騎都尉。贈左領軍衛將軍。克壯。字構之。慶歷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生。生四歲。詔賜之名。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又四年。上祀明堂。宗室之助祭者。仲叔季弟。幼子童孫。不問能與未能。勝衣冠。皆賜爵進秩。由是遷右監門率府率。嘉祐四年。年十

有七矣。六月乙酉，以疾不起。聞詔，贈左領軍衛將軍。自始，賜名。至于終，積階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官、侍御史、策勳上騎都尉。蓋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曾祖廷美，秦悼王。祖德雍，廣陵康簡王。父承亮，磁州防禦使。母杜氏。初，其出就外傳也。尤警速成。有所授學，未嘗不以忠孝爲言。磁州賢之，謂其左右曰：「此我家寶也。性多所通，于書畫音律皆精過人。比其卒，尙未娶，故無後。」明年十月，葬汝州梁縣。其先王之墓次，固有苗而不秀者耶。叙其行事，以塞詔旨，以表其窆穴。謹記。

皇姪孫故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罕石記

皇姪孫叔罕者，慶歷五年五月八日生。生五歲，以乾元節，與宗室子弟皆上壽，得召見，因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明年正月十三日，有疾卒。嘉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曾祖德彝，保信軍節度使。觀察留後。贈昭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潁川郡王。祖承矩，莊宅使。贈洛州防禦使。廣平侯。父克循，右監門衛大將軍。柳州刺史。母劉氏。其葬雖以殤略，然自啟至窆，猶使使者以王命督視云。謹記。

皇姪孫故右內率府副率叔疾石記

皇姪孫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疾，其父克廣，右監門衛大將軍。其祖承矩，贈洛州防禦使。廣平侯。其曾祖德彝，贈中書令。潁川王。其母楊氏。其生以皇祐元年八月，其賜名以五年四月。其卒以九月。其他官以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其葬以嘉祐五年十月甲子。實祔其高祖秦悼王之園。有詔刻其世繫于石而藏于其墓，所以異宗室之恩云。謹記。

皇姪玄孫故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季培石記

皇姪玄孫季培。其先出秦悼王。曾祖曰克己。右千牛衛大將軍。祖曰叔詔。右屯衛大將軍。賀州刺史。父檢之。右千牛衛將軍。檢之于悼王五世矣。季培之生。以嘉祐四年三月。其世次上從祖兄弟曾孫之子也。最遠。生月餘。即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階勳兼官。檢校皆如故事。所以優宗室長子。異其禮。其年十月八日。天死。厝延祥院。明年十月日。葬汝州梁縣。有詔刻石。識其竊云。謹記。

皇姪曾孫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持之石記

太子右內率持之。至和二年六月三日。生。生一年。以宗室長子。賜名。除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嘉祐二年八月十八日。卒。厝于延祥佛舍。又二年十月。葬于汝州梁縣先王之塋。曾祖承勳。贈宮苑使。宜州刺史。祖克構。贈邠州觀察使。新平侯。父叔察。右千牛衛將軍。母王氏。持之于天子。爲再從曾孫。其屬益已疎遠。然其所以愛厚敦睦。禮秩如一。將長養而富貴之。不幸早死。命也夫。謹記。

皇姪孫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履石記

皇姪孫履。至和二年十月二十日生。嘉祐四年乾元節。用家人禮上壽。見省中。賜以名。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階光祿大夫。加銀印青綬。檢校國子祭酒兼官。監察御史。勳武騎尉。所以寵秩之甚厚。其年七月三日。感疾卒。蓋生五歲矣。下殤也。墓遠未得葬。厝禪惠佛舍。嘉祐五年十月。乃葬汝州梁縣。祔于其先王之墓。曾祖曰德恭。追封高密郡王。祖曰承慶。循國公。父曰克絢。右屯衛大將軍。母王氏。無命號。此其世系。

也。謹記。

故右監門率府率克播石記

皇從祖兄弟之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門率府率。兼殿中侍御史。上騎都尉。克播。字伯芳。廣陵康簡王德雍之孫。磁州防禦使承亮之第十一子。母杜氏。以寶元元年十二月。生于宮邸。慶歷二年。始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得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其後遷右監門率府率。加兼殿中侍御史。上騎都尉。幼聰悟。機速。有成人之姿。磁州愛之甚。日課使學書。未嘗有倦色。其用法頗得古法。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感疾卒。年甫十有二云。權瘞奉先佛寺。後十二年。當嘉祐五年十月。乃葬汝州梁縣。曾祖秦悼王之塋。是雖于禮。殤且無後。然天子猶以族人之愛。使使者護葬事。詞臣爲之志。以成人之禮處之。可謂厚也已。謹記。

皇再從姪曾孫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化之石記

皇再從姪孫化之者。右監門衛將軍叔曠之長子。祖曰克己。贈深州防禦使。饒陽侯。曾祖曰承壽。贈均州防禦使。武當侯。化之以皇祐二年九月一日生。明年。以宗室長子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年六月二十一日。病不育。嘉祐五年十月。葬于汝州梁縣先王之園。是古所謂無服之殤也。然其禮亦備矣。謹記。

皇姪孫故右監門率府率叔璽石記

皇姪孫叔璽。其先出秦悼王。曾祖曰德恭。衡州防禦使。祖曰承壽。南作坊使。父曰克基。右武衛大將軍。母

曰扶風縣君宋氏。以慶歷三年始生。生五歲始賜名。遂以爲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上祀明堂。復以恩遷右監門率府率。初出就外傳。知愛書。事筆硯。不類諸兒。皇祐五年六月三日。以疾卒。年十有一歲矣。殯普濟佛寺。嘉祐五年十月日。葬汝州梁縣。從其先祖之兆云。謹記。

皇姪孫故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鼎石記

皇姪孫叔鼎。其父曰右屯衛大將軍克絢。其祖曰贈武信軍節度使循國公承慶。其曾祖曰贈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高密郡王德恭。德恭之父則秦悼王。故叔鼎于上爲從祖兄弟之孫。生五歲。則賜以名及官。得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而疾卒。實至和二年九月十日。猶以成人禮殯。延祥佛寺。後五年。乃葬汝州梁縣。其高曾之墓兆。實嘉祐五年十月日云。謹記。

皇姪孫故內率府副率叔間石記

皇帝再從姪孫。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兼監察御史武尉騎叔間者。贈昭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潁川郡王德彝之曾孫。贈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遂寧郡公承衍之孫。左武衛大將軍克諧之長子。母曰馮氏。皇祐四年四月四日生。生旬日。以乾元節。預宗室長子例。賜名。除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明年五月二十日卒。遂厝于昭聖禪院。嘉祐五年十月。葬于汝州梁縣。從高祖秦悼王之塋。是誠不幸而天矣。然而其生有爵。其死有歸。其葬有誌。是殤以成人之禮居也。豈不亦幸耶。謹記。

皇姪孫故右監門率府率叔僧石記

皇姪孫叔僧。慶歷丁亥十二月二十日生。明年以宗室長子例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皇祐二年。上祀明堂。用汎恩遷右監門率府率。至和元年十一月九日。以疾卒。始八歲。厝于東興福佛舍。曾祖德恭。衡州防禦使。贈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高密郡王。祖承慶。和州團練使。贈武信軍節度使。循國公。父克顯。右千牛衛將軍。母樂壽縣君高氏。嘉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附于先王先公下。殤也。然以親親恩錄。其義已厚矣。謹記。

皇再從姪孫右千牛衛將軍叔策妻萬年縣君王氏石記

皇再從姪孫右千牛衛將軍叔策妻萬年縣君王氏者。西頭供奉官漢寶之曾孫。右班殿直從周之孫。三班奉職溫恭之女。年十有六。以禮成婚。至和二年。封萬年縣君。明年六月庚申。得病死。殯奉先資福院。後四年。嘉祐五年十月某日。葬汝州梁縣。上于宗室恩厚。其子孫服屬雖遠。苟勝衣冠。能趨拜。無不命以官者。王歸爲叔策婦。安富亦樂矣。然不能成子姓。甫三歲而亡。其命也哉。謹記。

公是集原跋

至和嘉祐間。歐陽子永叔以古文章句名。天下士者率曰。今韓愈。而歐亦規愈自名者。予退索其師友淵源。得所謂公是劉子與歐文誼往返。所以攷質訓迪甚具。劉子談詠記載。一曰歐九。二曰歐九。語意簡逸。竊怪永叔抱負如爾。公是何遇之淺也。豈其微學授受抗顏博喻者。法當如此乎。于是悉取其經小傳權衡百工同道諸篇。觀其破去百氏離異。光澄演迤。則駸駸乎周末鄒魯之遺音已。其規模不但漢也。嗟乎。是歐陽子之所以敬學者歟。其後蘇彥瞻執贄見公。長安曰。是出于天不可及者是氣也。而彥由亦曰。今之伯夷不可尙已。宜乎高風絕學。近世咸不知貴。或粗知之而不得其趣者。真有以也。公從孫和澄出公家帖視予。凡兩紙。予爽然有異。嗚呼。將擴是意。抑亦有所憫也乎。無寧亦有所勉也乎。丁亥仲冬望日。西蜀九華子員某書。

